

列寧主義概論

解放社編

北京區政務印

斯大林著

列寧主義概論

華北軍區政治部翻印

列寧主義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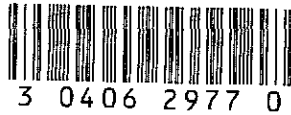
林 大 新 : 著 著

社 放 解 : 版 出

部治政區軍北華 : 者 印 翻

印 翻 月 六 年 九 四 九 一

119.137
179=5



論列寧主義基礎

目

錄

(一)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講	(一)
(二)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五)
(三) 方法	(一二)
(四) 理論	(二〇)
(五) 無產階級專政	(三八)
(六) 農民問題	(五二)
(七) 民族問題	(六六)
(八) 戰略與策略	(七七)
(九) 黨	(九四)
(十) 工作作風	(一〇〇)

959129

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

-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一七)
- (二) 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 (一九)
-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二二)
-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二五)
- (五)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 (三七)
- (六)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 (六五)
- (七) 爲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 (八一)

論列寧主義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獻給紀念列寧時應徵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要詳盡說明這個題目，就得著作一整本書，甚至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不能是對於列寧主義的詳盡說明，而至多也只能是對於列寧主義基礎的一個簡要敘述。雖然如此，但我認爲作這樣一個敘述，藉以指出幾個爲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的世界觀底基礎。列寧的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按範圍來說，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基礎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但從這裡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來開始。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質裡，因而自然是與列寧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貢獻。我在自己的講演中，只是在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

一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中。這個定義是

一
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可是它絕對不能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可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特殊環境中，那末列寧主義就會純粹是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現象了；就會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於整個國際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並不單只是俄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這個定義是帶有片面性弊病的。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底革命原素復活起來，而與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開這種將馬克思學說割裂成革命部分與溫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意見不說，那就須要承認：甚至這個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含有一部分真理。這一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內容。但這只是一部分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

是在革命（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以前的時期，在帝國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期，在訓練無產者去作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問題的時期活動的。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門生列寧，則是在帝國主義充分發展了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展着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裡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的時期活動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

人們通常都說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鬥，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之所以具有這種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長成和強固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作鬥爭，過去和現在都是為對資本主義進行順利鬥爭所必要的預備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所以與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鬥爭，也就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主要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即是在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達到盡頭，而轉變成了直接

種資本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下是大形成的。

一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就有革命開始了。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三個矛盾。

一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裡階級的托拉斯和新進加，銀行和財政寡頭擁有莫大的勢力。與這種莫大勢力鬥爭時，工人階級通常採用的手段，如職工會與合作社，國會黨與國會鬥爭等，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是投降於資本，依舊過着每况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是運用新式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萬無產階級群眾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

二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鬥爭，就是爲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政集團和列強，爲反對那些不肯放鬆既得贓物的老舊財政集團和列強而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間這瘋狂鬥爭底特點，就在於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原料，即帝國主義戰爭，爲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個情況底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陣地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必然的實踐問題。

第二個矛盾，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多萬萬殖民地和依賴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萬萬居民施行最蠻橫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裡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智識界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個「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爲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障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如此。

十年前所爆發的帝國主義大戰底意義，也就是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集合爲一團，並投入天秤底一端，因而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實踐問題，而且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就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罷，但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這裏是爲

俄國而工作的列寧，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俄國當時孕妊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所以祇有俄國能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及軍事壓迫——表現得最無人道和最野蠻的策源地。誰不知道，俄國資本底莫大勢力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底侵略性，是與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所施行的屠殺政策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及中國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佔領溶合起來了，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溶合起來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力量，這不僅是說它在憑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它能拿出千百萬兵士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試回想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犧牲流血的事實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

人，它從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魯塞爾得到借款，而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盧布來繳付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及中國等等勾當中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國是這次戰爭底重要角色呢？

正因為如此，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就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錯綜起來，終於結合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西方帝國主義是否能不預先試用自己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鬥爭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便會甘心喪失像舊時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一個在東方的強大支柱，這樣一個富有入人物力的來源呢？當然不能！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想打擊沙皇制度，誰也就不免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為誰要是真不想僅打破沙皇制度，並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末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於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與反帝國主義革命，便與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且一定要轉變為反帝國主義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

而且，當時在俄國又興起了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以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為首，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決不能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應向前進展，樹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這難道還須證明

麼？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當時定要成為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難轉的性質，所以正是在俄國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因為是俄國當時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重要支柱，它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繫起來；而且是因為當時僅僅在俄國才有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力量。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國際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根本震動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一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俄國共產黨人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民族範圍內呢？當然不能！恰巧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的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或國外的環境（戰爭），都推動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擴展到國際舞臺上去，揭發帝國主義底癰疽，證明資本主義必遭破產，打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而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即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以促進世界各國無產者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在國際環境內發生某種變化，足以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變成了

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俄國和列寧底「遭遇」，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底「遭遇」一樣。德國當時也是孕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好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主要視線是投注於德國，因為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紀英國和十八世紀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底中心是移往德國了。

顯然，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也就是恰巧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創造着的大概原因。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當時的俄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實現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事實都指明這個革命定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繼母和序幕。所以不是偶然的，列寧這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現萌芽時，就在他所著的「做什麼？」一書中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

勝，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是一定要移到俄國來了。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進程是綽綽有餘地證實了列寧這個預言的。

既然這樣，那末作過這樣革命和具有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又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說：這裡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所謂「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正統派」，即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路線進行的了。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那種慣於運轉的小資產階級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又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

「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與所謂「正統派」底政策已經是完全結合爲一了。

這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那些將要引起巨大災變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全形暴露；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是「照常」發展着；當時用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能達到「黨心醉目」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長得肥肥胖胖，根本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群眾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與生動的群眾革命鬥爭脫離了關係，變成了陳腐教條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記起馬克思底理論，但目的是要閹割這理論中的生動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小氣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通過些「革命的」決議和口號，但目的是要把這些決議和口號擱置起來。

不是使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不嫌說到迫切困難的問題，但目的是要用一羣「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戰的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底莫大勢力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而無能為力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武庫，拋棄那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不做這種預備工作，那就根本不能去與資本主義交戰。不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戰面前就會陷於武裝不足，或且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把第二國際底阿福塞馬鞍拿來做一番總檢查和總清洗的這一光榮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肩上。

列寧主義底方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呢？

第一，是要在群眾底革命鬥爭火焰中，在生動的實踐火焰中檢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即是要恢復那個被破壞了的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消滅理論與實踐分離的狀態，因為祇有這樣，才能造成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行為，根據他們的行動來檢查第二國際黨底政策，因為祇有

這樣，才能獲得和配受無產階級群眾底信任。

第三，是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群眾和準備群眾去作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黨部的工作，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群眾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訓練和教育，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底真正幹部和真正首領。

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就是如此。

這個方法是如何實際應用了的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動輒藉口於這些教條，且擊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本身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便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方面的老爺們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既然形成了相當的歷史環境（戰爭，農村危機等等），使無產階級雖佔人口少數，但有可能把極大多數勞動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那末，為什麼它不應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戰線，並加速總解決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說過：如果當時在德國可以用「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

况，就會「很好」了麼？豈不是大家都知道，當時德國無產者是比——譬如說——一七七年俄國無產者相對地少些麼？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踐還沒有表明，第二國際方面的英雄們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意義麼？詳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打擊和打破了這個陳腐教條麼？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和行政幹部，便不能保持政權，於是起初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就算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爲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條件，然後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來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還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麼？詳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理論教條也無情打破了麼？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方法是無產階級所不可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請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踐上是有危險（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工會基金），所以它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即國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當時所批評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經

濟、總罷工，——試問這與政治、總罷工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國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國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國會以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麼？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強力，用無產階級群眾底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武裝起義來解決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方法來代替國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裡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企圖適用國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國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革命難道還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大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前夜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不可代替的手段麼，——試問這與那些因恐怕會破壞經濟生活常態進程，因恐怕會虛耗工會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教條也打得粉碎了麼？

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革命理論並不是教條」，「革命理論是只有與真正群眾時，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會最終形成的」（見「幼稚病」）。因為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為「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見「人民之友」）。因為理論是應當由實踐材料來考驗的。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各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回憶「以戰爭對付戰爭」

這一口號底歷史，就足以瞭解這些黨底政治實踐是何等虛偽和腐敗，它們以堂皇的事業口號和決議來掩蔽它們的反革命勾當。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代表大會上舉行的黨是示威，當時第二國際威嚇帝國主義者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敢於開始戰爭，那就裏邊到億象百出的起義；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待開始時，巴塞爾決議却已束諸高閣，而向工人們提出了着名的口號，即爲資本主義祖國光榮而互相殘殺的口號呢？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如果不加以實行，那豈不是顯然一文不值麼？祇要把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就能懂得機會主義底政客是何等卑鄙，而列寧主義的方法是何等偉大了。這裡我不能不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話，他在那裡無情地痛斥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不願接實際行動去估計黨，而企圖接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黨的那種機會主義態度。

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的市儈庸人政策，竟以爲……提出口號，便能改變事實。全部資產階級民主史都是揭破這個幻想的；爲救國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向來和現在都提出隨便那一種「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所說的話拿來和他們的行動比較，不要以唯心或騙人的空話爲滿足，而要澈底摸到階級的現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頁三七七頁）。

我這不說第二國際各黨懼怕自我批評的態度，我這不說它們那種權力掩蔽自身錯誤，徒無益地困難問題，用一些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用一些消磨生靈思想，使黨難於從自身錯誤去領受革命教育的虛偽話頭來遮蓋自身缺點的態度，它們這種態度是受到了列寧嚴厲和痛斥的。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一書中論到無產階級底自我批評問題時寫道：

「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持的態度，就是表明這個黨是否嚴重，是否在其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群衆所負義務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底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有人說：揭露自身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有危險的，因為這會被敵人利用，飛揚反對無產階級黨。列寧認爲：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列寧還在一九〇四年，當我們黨還幼弱而不穩固時，就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說道：

「他們（指馬克斯主義者底敵人而言。——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起來；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棄取義，擴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種種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句段。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已久歷戰

門，備受風霜，決不會爲這區區針刺所驚嚇，却能夠不管這些針刺，而依然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是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發展而被克服的」（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列寧方法底原理，在馬克思學說中，基本上已經有了，這個學說，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在實質上是批評的革命的學說」。列寧底方法就是激頭激尾都爲這種批評的革命精神所貫注的。可是，如果以爲列寧底方法僅僅是把馬克思底方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在事實上，列寧底方法不僅是把馬克思底批評的革命的方法恢復了，不僅是把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法恢復了，而且是把這個方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了。

(三) 理 論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問題來講：（一）理論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二）對自發「論」的批評，（三）無產階級革命論。

（一）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爲列寧主義是實踐重於理論，就是說，列寧主義底主義點是將馬克思主義原理化爲事實，是一「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據說列寧主義似乎是很不關心這點的。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曾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表示「不關心」。同樣，大家也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

實踐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關係而不得不忙於浩繁的實際工作。我應當指出，對列寧及列寧主義所持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趨向，是完全與列寧主義底精神相矛盾，而且包含着有害於事的巨大危險。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當然，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它就能成為工人運動底偉大力量；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使運動具有信心，使它有確定方針的能力，使它能瞭解四周事變底內在聯繫；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使實踐不僅能瞭解各階級在目前如何行進和向那裡行進，而且能瞭解這些階級在最近將來會如何行進和向那裡行進。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下面這個著名原理：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瞭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黨這樣的黨，因為我們黨擔負有國際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作用，而又處於複雜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中。他還在一九〇二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年預察到我們黨所担负的這種特殊作用時，就認為必須指出：

「祇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見「列寧全集」，

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作用的預言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列寧這個原理是具有特別力量和特別意義的。

依據唯物主義的哲學，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期最重要的科學成果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裡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而擔任實現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列寧。——這件事實可算是列寧異常重視理論的最明顯表現。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應當隨每一個新的偉大發現而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在其「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部傑作裡，為自己的時代實現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雖很喜歡嘲笑列寧「不關心」哲學，但他自己却甚至沒有敢於認真着手來執行這個任務。

（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關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是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在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即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理論。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循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路線行進，而主張使工人運動唯一按資本主義「可以履行」，「可以接受」

的要求路線行進，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感應體系，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有計劃的性質，反對黨在工人階級前面行進，反對黨把學業提高到覺悟底水準上，反對黨領導運動，而主張使運動中的覺悟或俗不致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行進，使黨祇憑從自發運動中顯着這運動後面作尾巴，自發論是淺低覺悟或紛在運動中的作用論，是「尾巴主義」底感應體系，是任何機會主義底邏輯基礎。

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而在實際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謂「經濟主義者」，否認在俄國有成立獨立工人政黨之必要，反對工人階級為推翻沙皇制度而進行的革命鬥爭，鼓吹運動中的工聯主義政策，根本要把工人運動交給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星」報所進行的鬥爭和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中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批評，不僅打破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如果沒有進行這個鬥爭，那末當時就莫要想在俄國創造獨立的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

可是，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它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黨裏都是最廣泛流行約，雖然形式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就是第二國際首領們重複得

令人作嘔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辯護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們；它當某些事實早已爲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這些事實指出來並加以解釋，而一經指出以後，就安心不管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以說明世界爲限，它還應當改造世界。」可是，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寧願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吧。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各黨曾發表過恐嚇言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那它們就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待開始時，這些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束諸高閣，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爲帝國主義祖國而戰」。人們說，因爲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致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可是，如果以爲這裡有什麼人應負其咎，某人叛變了或叛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爲國際是「和平工具」，而不是戰爭工具。第二，因爲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水準」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生產力」應負其咎。考茨基老爺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的，而誰不相信這個「理論」，說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可是，黨對於像「生產力水準」這樣的決定因素，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個以掩飾機會主義真面目爲使命的冒牌「馬克思主義」，不是

是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前就與之作過鬥爭的那個「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的變形表現罷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假冒，就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黨的預備條件。

(三)無產階級革命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財政資本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內佔統治地位，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一種主要業務；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莫大勢力，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都揭露出壟斷資本主義底粗暴寄生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務更加增長，把羣衆引到無產階級革命作爲唯一救星（是列寧所著「帝國主義」）。由此就得出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戰線上的爆發因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加緊向殖民地 and 依賴國輸出資本，擴展「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一直囊括全地球；資本主義變成爲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的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各個民族經濟，各個民族領土，變爲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條底環節，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成兩個階級：一個是剝削並壓迫廣大殖民地 and 依賴國的極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另一個是

迫得要進行鬥爭以求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極大多數殖民地和其他國（見「帝國主義」）。由此就得出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裡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國外的，即殖民地階級士的及帝國主義擴張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對「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使那些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份額」的國家為重分世界而進行瘋狂的鬥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是恢復那已被破壞的「均勢」的唯一手段，——所有這些，就使得第三條戰線，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因而削弱帝國主義，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見「帝國主義」）。

由此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聯合成爲一個世界革命戰線，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壟斷。

再舉把以上一切結論綜合爲一個總論，說「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前夜」（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二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性質、範圍和深度問題的觀察法，以及這革命底一般方案，也就隨着改變了。

★着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林註。

從前，通常都是根據某一單個國家底經濟狀況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途。現在，這種觀察法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根據世界上所有一切國家或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根據世界經濟底狀況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孤立的單位，已經變為所謂世界經濟這整個鍊條底各個環節了，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為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極少數「先進」國用財政資本奴役，用殖民政策壓迫地球上極大多數居民的全世界體系。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裡，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裡，已否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整個統一體系中已經具有革命底客觀條件；而且，如果整個體系，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體系已經成熟到發生革命的程度，那末這體系中有些國家在工業方面發展不足的情形，就不能成為對於革命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

從前，通常都是說某一個已經發展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為單個的孤島自在的現象，而以單個的民族或戰線為敵方。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必須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單個的民族或戰線已經變成所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整個鍊條底環節，必須拿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總戰線來對抗這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夠了。現在首先就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各個矛盾發

萬能結果，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裡開始呢，資本戰線首先會在那裡，會在那個國家裡被衝破呢？

從前，一般人通常都是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份較多的地方。

不，——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反駁道，——並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戰線最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在其最弱處破裂的結果；而且，開始革命的國家，衝破資本戰線的國家，也許是個資本主義較少發展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戰線，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裡薄弱些。這條戰線在這種被衝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以革命無產階級為首的偉大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為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端專制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為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戰線在俄國是比較薄弱的。

在最新將來，這條戰線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它最弱的地方。譬如說，這

被破壞將會在印度被破壞。爲什麼呢？因爲印度有年輕而奮勇的革命無產階級，而暹羅無產階級又擁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一個頗然偉大，顯然嚴重的同盟者。因爲在印度與革命對立的，是一個盡人皆知的敵人。即是沒有絲毫威信，而理應爲印度被壓迫被剝削窮人所共恨的外國帝國主義。

這條條很有可能會在德國被破壞。爲什麼呢？因爲例如在印度發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國也開始發生作用；同時，印度與德國兩國在發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別，當然不難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原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裡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是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簡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線鍊條被衝破，通常是在其最弱的環節上，但無論如何，總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多發展的地方，總不一定要在無產者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的地方發生的。

至理爲如此，所以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裡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

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個連續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貫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並殲滅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要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群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殲滅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狹隘到極點了。」（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說列寧其他較晚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是比在「兩個策略」中更明顯地表現爲列寧主義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思想，以爲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爲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手裡轉到資產階級手裡，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裡。據說這種斷語甚至流傳到我們的共產主義報章上來了。我應當指出，這種斷語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五年）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不是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勝利，稱爲「秩序」組織，而是稱爲「戰爭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臨時政府」的幾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他在這幾篇論文裡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向黨提出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爲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謀得現時執政當局底繼續讓步，而是要完全推翻這個執政當局」；他在這幾篇文章裡發揮了這個前途，並把這個前途和在歐洲發生的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寫道：

「假如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焰將燃燒到歐洲；那在資產階級反動高壓下備受折磨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底革命高潮就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而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

「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會不惜犧牲地爲奪取政權，爲成立共和國，爲沒收土地……爲吸收「非無產者民衆」參加那使資產階級俄羅斯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即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奮鬥。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俄羅斯從沙皇制度下，從地主土地權力下解放出來的局面，當然不是爲了幫助富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爲了聯合歐洲無產者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大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的一段著名言論，他在這裡援引了我們剛才從「兩個策略」中引證過的那一段說明俄國革命發展規模的話，而得出如下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協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然後協同貧農，協同半無產階級，協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就中也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所以革命就變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其與農村貧民聯合的程度以外，企圖用其他東西來分隔這兩個革命，企圖在它們中間建立一座人工造成的萬里長城，那就是極端曲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來代替它」（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看來是已經夠了。

有人會向我們說：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爲什麼進行鬥爭反對「不斷（不停頓）革命」論呢？

因爲列寧主張「用盡」農民生底革命能力，徹底利用農民生底革命能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論者却不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生底革命能力，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力，因此就

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業，妨害了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為列寧主張以政權過渡於無產階級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論者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殊不知他們這樣作法，就是不願看見像農奴制度餘孽這樣的「小事情」，就是不肯顧及俄國農民這樣的嚴重力量；殊不知他們用這樣的政策，祇能阻止把農民爭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事業。

所以，列寧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主張不停頓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為無產階級最大後備力量的作用，而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

「不斷」革命論並不是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最初是由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那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論者」，正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的。必須注意到，我們的「不斷論者」從馬克思那裡把這個思想拿來以後，就多少改變了這個思想，而「改變了它，就把它「弄壞了」，使它不適用於實用了。當時需要列寧用自己的老練的手法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真正的不停頓革命這一思想，而使它成為自己的革命論底基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其「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列舉他號召共產主義者應當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怎樣說到不停頓革命問題吧：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至多也只實行上述要求，便立刻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要使革命成爲不停頓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都被撤銷統治地位，無產階級爭得國家政權，無產者底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都發展到使各國無產者間的競爭歸於停止，以及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裡的時候爲止。」

換句話說：

(1) 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來開始革命事業，這與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底計劃相反；

(2) 馬克思祇是主張以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事業，一步一步把資產階級各派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爭得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焰燃遍於世界各國，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論而教導我們的一切，以及他在我們革命過程中所實行的一切，完全相合。

由此可見，我們俄國的「不斷論者」，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變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論，使它不適用於實用了。

正因爲如此，所以寧列也就嘲笑了我國「不斷論者」底理論，稱之爲「奇怪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爲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與這個漂

亮理論背道而馳」(列寧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是在俄國「不斷論者」底理論出現以後經過十年的時候寫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認為這個理論是半孟什維主義的，說這理論「從波爾什維克方面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方面拿去的，就是「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見同卷所載列寧「論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一文)。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就是這樣。

其次。從前認為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也要有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共同發動。現在，這個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為出發點，因為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那些矛盾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裡必須記着：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順利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根本談不到什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幼稚病」一書裡怎樣說到這些條件吧！

「一切革命，特別是二十世紀所有三次俄國革命所證實的革命基本規律，就在於：爲着革命，僅僅只是被剝削被壓迫群衆覺得不能照舊生活並要求改革，還是不夠；爲着革命，還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和照舊統治時，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沒有全國的危機（既牽動被剝削者，又牽動剝削者的危機），那末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爲着革命，第一，就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大多數有覺悟、有思想、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明瞭革命是必要的，並抱有爲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將最落後的群衆都捲入政治運動……，使政府軟弱無力而使革命者有可能迅速推翻政府」（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二頁）。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獲得勝利的國家裡的無產階級，既已鞏固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當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不是說，它這樣就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即最終勝利呢？換言之，這是不是說，它單靠一國力量就能夠最終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外國武裝干涉，也就是說完全保障國家免除復辟呢？當然不是。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爲要達到這點，至少必須有革命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因此，發展和援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乃是獲得勝利的革命底切實任務，因此，在一個國家裡獲得勝利的革命，不應把自己看作是自滿自足的東西，而應看作是用以加速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寧用兩句話說明了這個意思，他說，獲得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在於「最高限度地實行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動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底特徵，大體上就是如此。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二)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 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規模，其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工具，是這革命底機關，是這革命底最重要支撐點，其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並鞏固

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夠做到的。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它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就不能夠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當然不是。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以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事情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成為不可戰勝的。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怎樣辦呢？為要達到這個目的，至少是必須實現在革命勝利後「第一天」就會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的三個主要任務：

(1) 打破那些已被革命所推翻所剝奪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圖謀恢復資本政權的所有一切行動；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肅清，消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就是為着實行這些任務，完成這些任務。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為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以求保護他們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生活，而現在却被這班「平凡的賤人」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弄到從事「平凡」勞動）的家庭。而跟着剝削者資本家走的，又有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世界各國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總是猶豫不決，動搖不定，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又因革命遭遇困難而張惶失措，因工人遭受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魂顛倒，東奔西竄，痛苦流涕，從這一個營壘跑入那一個營壘」（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是自有根據來圖謀復辟的，因為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如果剝削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倒了——而這當然是標本的現象，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情形，——那末他們依然是比被剝削者強有

力些」(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何在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各種國際聯繫底力量和堅固性」(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是「在革命以後的長時期內，剝削者還必然保存有一些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金錢不是一下子就可消滅的)，還有某些財產，往往是很多的財產，還有種種聯繫，組織技能和**管理技能**，還有熟悉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和機會)的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與高等技術人員(過着資產階級生活並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員)接近，還有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還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底力量，就在於小生產底力量。因為，可惜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是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商品生產者，這種人是不可驅逐，不可鎮壓的，須要和他們和睦共居，可以(而且應當)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而且只能是用很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者的工作來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

們」（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第一八九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爲反對較強大的敵人，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而資產階級的反抗，正因其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同上，第一七三頁和第一九〇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現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不要把無產階級專政，把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是轉瞬即逝的時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法律與法令，而要把它看做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其中包含有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要創造那些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並且是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夠：第一，把自己教育並鍛鍊成爲能夠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個保證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向來重新教育並改造小資產階層。

馬克思向工人說過：

「你們應當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關係，而且是爲了把你們自己改變成爲能夠進行政治統治的人」（見

「馬恩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並發展馬克思這個思想時寫道：

「將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數十萬職員、官吏及資產階級智識份子，使他們大家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將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在長期鬥爭中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因為無產者不是一下子就能擺脫自己那些小資產階級成見的，這些成見不是用神術，不是依聖母意旨，不是仗口號，決議、法令底意旨所能擺脫，而是只有在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夠擺脫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頁和第二四七頁）。

— 43 —

(二)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由上所述，便可明白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保留而不侵犯舊經濟政治制度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平常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的辦法。各國孟什維克與機會主義者害怕專政如洪水猛獸，竟用所謂「爭取政權」概念來抹煞了專政概念，通常都把「爭取政權」歸結為更換「內閣」，歸結為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上台執政。顯然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更換內閣的辦法，是與無產階級專政，是與真正無產階級爭取真正政權，毫無相伺之處的。麥克唐納爾和謝德曼是在保留着資產階級舊制度的

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御用的服務機關，不過是帝國主義癩疽的遮蓋物，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被剝削群眾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便於不順利並難於剝削和壓迫群眾時，它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裡」（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裡），在「希普喀」那種情況不安底徵候；雖然如此，但這種政府仍舊不免是稍加粉飾的資本政府。麥克唐納爾政府或謝德曼政府，是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相隔天壤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擁有新的中央政權機關和新的地方政權機關的新國家，是在舊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廢址上產生的無產階級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資產階級制度基礎上產生出來，而是在破壞資產階級制度的過程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強力革命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對資產階級施行強力為依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反抗的機器。按這一點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與其他任何階級專政都沒有絲毫區別的，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以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裡有一個根本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迄今以前所有一切階級國家是剝削者少數對被剝削者多數施行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施行的專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而以強
力為依據，並得到被剝削勞動群眾底同情和擁護（見「國家與革命」）。

由此就得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供一切人享受，既供富人享受，又供貧民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應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是供大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應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是為反對大資產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關於普遍平等、「純粹」民主及「十足」民主等等的廢話，是要用資產階級立場來掩飾一件無疑的事實，即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不能有平等的事實。「純粹」民主論是為帝國主義壟斷所馴育飼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底羶疽，掩飾帝國主義並賦與它一種精神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群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者是沒有得到，而且不能得到真正「自由」的，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倉庫等等為享有「自由」權所必要的東西，乃是剝削者獨享的特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剝削群眾是沒有真正參加，而且不能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這至少是因為甚至於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並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理權輩和司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丁尼斯輩、洛克費爾輩和龐爾根輩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為目標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有可能享受真正「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個少數為目標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之產生，決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的結果，而祇能是由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打破資產階級軍隊，打破資產階級官吏機關，打破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提取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序言上這樣說。無產階級革命「……不應當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致顧格爾曼的信內這樣說。

馬克思這一句以大陸為限的話，竟被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什維克作為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曾假定資產階級民主有和平發展為無產階級民主的可能，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幾個國家（英國和美國）是有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曾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並且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

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當時在這些國家中，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還沒有充分發展的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在充分發展的帝國主義尚未出現以前，情形會是這樣。可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此時帝國主義已經發展並普及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此時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此時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失了，於是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的見解，也就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個例外已經失去時效。英國和美國，本來是麥格羅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機關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在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它們兩者已經完全落入一般歐洲式的，號令一切，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污濁血腥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或美國，「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預備條件」，就是打破和毀壞「現成的」（已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在這種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地步的）「國家機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強力革命的定律，關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底預備條件的定律，乃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裡革命運動必不可免的定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如果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如果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已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時這些國家裡的資本家由於國際環境「不利」的關係，也許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作嚴重的讓步。可是，這個假定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個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據，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據的。

所以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很明顯的。但是要運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個巨大工作呢？至於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基礎上長成的無產階級舊式組織，不能實現這個工作，那是不容懷疑的。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一種新式組織能夠實現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掘墓人底作用，不僅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僅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個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比舊式組織優越的地方何在呢？

就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能包括一切的群眾組織，因為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包括所有的工人而無一例外。

就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群眾組織，只有這樣的組織能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兵士和水兵，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群眾先鋒隊方面，無產階級方面對於群眾鬥爭的政治領導，就能最容易和最完全地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是群眾革命鬥爭，群眾政治發動及群眾武裝起義底最有力的機關，是能夠打破財政資本及其政治附屬物莫大勢力的機關。

就在於蘇維埃是群眾本身直接的組織，即最民主的，因而也就是群眾底最有威信的組織，這種組織盡量便利群眾去參加新國家底建設和管理，能盡量展開群眾在為毀壞舊制度而奮鬥中，在為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而奮鬥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爲一個總的國家組織，成爲無產階級這傳統壓迫被剝削群眾先鋒隊，這個統治階級的國家組織，即統一爲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恰巧從前受資本家地主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群眾化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却是一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恰巧那些更重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

也被人用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權利和自由的
二 辭棄，我蘇聯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性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
理」(大綱「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三頁)。

二 蘇聯政權如此，所以蘇維埃政權是新形式的國家組織，而在原則上與那種資產階級民
主制的組織實質的舊式國家組織不同；它是新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
群眾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
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蘇維埃政權出現時起，「資產階級民主國會制度時代就完結了；全
世界歷史底新章，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徵何在呢？

蘇在於蘇維埃政權是管還有階級存在時所有一切可能國家組織中最其暴力和最民主
的國家組織，因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在反對剝削者鬥爭中結合與合作的場所，
並在自己的工作中以這個結合與合作為依據，所以它是居民多數統治少數的政權。這
個多數底國家，是這個多數專政底表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為它既然是打

去所有一切着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破一切民族壓迫而以各族勞動群眾底合作爲依據，所以它使這些群眾易於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聯合起來。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便使被壓迫被剝削群眾底先鋒隊，即無產階級，即蘇維埃中最有團結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群眾。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都教導我們說：祇有無產階級能夠統一並領導被剝削勞動居民中散漫的落後的階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個經驗底指示易於實現。

就在於蘇維埃政權既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在統一的國家組織內，並用生產單位的工廠來代替地域選舉區，於是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群眾同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導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能夠使軍隊擺脫其對資產階級長官的服從，把軍隊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壓迫下面解放出來的工具。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能夠真正一下子打破並最終地破壞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法官的機關」（同上）。

就在於祇有蘇維埃國家形式能吸引被剝削勞動群眾組織無條件地經常參加國家管

理，所以只有它能準備使國家組織消亡，這種消亡是將來的無國家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底基本現象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久經尋找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底範圍中也就應當實現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這種形式底發展和完成。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最能夠保證最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二頁）。

（五）農民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一）問題提法。有人以爲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爲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

文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專主義底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附帶的問題。

可是，這個情況，蘇維也索會使農民問題喪失其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無疑具有的那種嚴重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在俄國馬克思主義黨隊伍內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蘇維也索革命（一九〇五年）前夜開始，當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蘇維也索全盤擺在馬福衛，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已具有了迫切的性質。同時，大家也知道：俄國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當時因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因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發生了無產階級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前這是不言而喻的：誰想要去奪取政權並準備去奪取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各黨之所以漠視農民問題，甚至簡直否認農民問題，不僅是因為在西方有特殊發展條件，而首先是因為它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不想引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誰也就不會注意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同盟者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

的。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把自己譏笑農民問題的態度，看做他們文雅風度底表現，真正一馬克思主義底表現。其實，這種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也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漠視農民問題這樣重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就無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活底某些條件而潛伏在農民內部的革命能力，是否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否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將農民，將農民中剝削者多數，由資產階級的後備力量——他們從前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是這樣，而且現在還是這樣，——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爲多數農民是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爲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些革命能力。俄國二次革命底歷史都完全證實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就是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群衆爲反對奴役和剝削而進行的鬥爭，爲解脫壓迫和貧困而進行的鬥爭。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應當援助任何一種農民運動，而是說要援助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這樣或那樣協助無產階級革命，促進農民變爲工人階級後備力量 and 同盟者的那些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

(三)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個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

權的。這裏包括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為止。這一時期的特徵，就是農民擺脫自由資產階級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波爾什維克黨方面。這一時期的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波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爭奪農民的歷史。杜馬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為前後四屆杜馬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寶貴的教訓，而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擁護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擁護沙皇；農民所求之求得幫助的唯一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只是證實了杜馬時期的教訓，使農民最終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最終陷於孤立，因為戰爭年份已經完全指明：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同盟者那裡得到和平，就完全是畫餅充飢。自作幻想。如果沒有杜馬時期底寶證教訓，那末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為推翻沙皇制度而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個領導權結果就引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奧）資產階級革命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了時。當時在那裡，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那時由於本身幼弱而沒有成爲並且不能成爲獨立政治力量的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當時在那裡，農民擺脫農奴制度而獲得的解放，並不是從那時人數尚少而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裡得到的，而是從資產階級

手裡得到的。當時在那裡，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裡，農民是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因此，在那裡，革命底結果是使資產階級底政治比重大大加強了。

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產生的，却是與此完全相反的結果。在俄國，革命底結果並不是使資產階級這個政治力量加強，而是使它削弱，並不是使它的政治後備力量增加，而是使它喪失了基本的後備力量，即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到了首位，把數千百萬農民團結到了革命無產階級周圍。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在比較短促時間內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此。無產階級領導權，乃是無產階級專制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個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特殊現象呢？這個特殊現象是從何而來的呢？

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比西方更發達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開展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變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喪失任何的革命性（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下面幾個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特殊性的情況：

(1) 俄國工業在革命前夜的空前集中，例如，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中工作的人，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五十四，而當時美國這樣工業發展的國家在同樣的大工廠裡工作的人，却只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單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波爾塞維克黨這樣的革命黨的條件下，就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全國政治生活裡最大的力量。

(2) 企業裡醜惡不堪的剝削形式，再加上沙皇衛隊殘酷不堪的警察壓制，——這個情況使使工人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巨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激底革命的力量。

(3) 政治上萎靡不振的俄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已變成效忠於沙皇政府的直譯反革命勢力，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已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入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是因爲俄國資產階級是直接依賴於政府定貨的。

(4) 當時在農村中存在着最醜惡最難堪的農奴制度餘孽，更加上地主專權，——這個情況便把農民拋入了革命底懷抱。

(5) 沙皇制度壓制一切有生機的東西，並以自己的專橫來加深資本家和地主底壓迫，——這個情況便把工農鬥爭匯合爲統一的革命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爲深刻的革命的危機，並

和革命訓練來看來，可以大膽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憲制發展時期的好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向於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澈底的革命力量，是唯一能引導國家達到和平的力量。這個時期底歷史，乃是社會革命黨人（外資階級民主派）和波爾什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爭奪農民，爭奪農民多數的歷史。決定這一鬥爭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爲繼續戰爭而鬥爭，對農土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傷神醫哥爾尼洛夫暴動。

如果從前，在革命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末現時，在二月革命以後時期中，當沙皇已被推翻。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已將國家經濟完全破壞，使農民完全破產時，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爲革命底基本問題了。重心顯然已從純粹國內性質的問題轉移到基本問題，即戰爭問題上了。「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困不堪的全國人民，首先是農民所發出的共同呼聲。

可是當時爲要擺脫戰爭，就必須推翻臨時政府，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政權，因為當時他們，而且祇有他們，總是拖延戰爭，要把戰爭拖延到「胜利的結局」。當時，除非推翻資產階級，實際上已沒有別的出路可以擺脫戰爭。

這已經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它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最後一派，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極左派，赫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拋出政權以外，以便創立新轉變階級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的黨，主張以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力謀民主和平的黨，即波爾什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都贊助了工人為爭得和平，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當時在農民前面沒有別的出路，而且不能有別的出路。

這樣，克倫斯基政府時期就是給與勞動農民群眾的一個最大的實驗教訓，因為它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政權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對黨的演說和虛偽的約言，而在事實上他們所施行的，還是那個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蘇維埃政權，才是唯一能引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之繼續拖延，祇有更加證實這個教訓正確，催促革命前進，並推動千百萬農民和兵士群衆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孤立，已成爲確定不移的事實。如果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實驗教訓，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沒有可能。

以上便是促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那些情況。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形成的。

(四) 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如果從前，在革命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

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是推翻資產階級專權，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麼現時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為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已收歸國有的工業；爲此目的而利用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業經濟聯繫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定額，而辦到用工業製造品去交換農民生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吸收千百萬農民來參加合作制——這就是列寧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些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個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無法實行的，因爲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小生產者構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基礎。

但懷疑派是弄錯了，因爲他們沒有注意到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經歷了三次革命底教訓，他們同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獲得了土地，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聯繫，重視着政治合

二
備，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便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力量。

恩格斯曾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為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奪得政權，黨就應當首先從城市裡跑到鄉村裡去。而成爲在鄉村裡有勢力的黨」（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他這一段話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寫的，而他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是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裡爲自己造成了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响和支柱，——這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但不根本促進了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實行經濟合作的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被派硬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協作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予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其所以要這樣來作，不僅是因爲我們認定有可論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改造也就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行。」

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讓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木匠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我們在這方面爲着農民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公款，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物質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

恩格斯說這些話時，是指西方農民而言。可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慷慨對待農民」。在俄國，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實行着，——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這種情況也一定要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發生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爲那是有蘇維埃政權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也就不容許農業按這

條道路發展。俄國農業應按別一條道路，即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種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發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總社內產生了以農業各部門（如蔗、馬鈴薯、油類等）爲標準的新的巨大的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蔗業總社包括有許多種蔗農民生產合作社。這個蔗業總社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蔗蜜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活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蔗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制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我在這裡說國家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制中的家庭工業，例如紡織業部門的家庭工業體系相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的家庭生產體系下，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裡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的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庭裡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其他農業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雖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是會很願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生產和階級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道路的。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組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認識的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認識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在下述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制，認爲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唯一新農民衆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時說道：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需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補助。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代價的。現時我們所應當尋求補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對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補助，就是說，要知道我們並不是補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選擇，而只是補助有真正的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選擇」（見「列寧全集」，第

二十七卷，第三九三頁）。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總之說明：懷遠派是不對的。

就是證明：無產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發動農民群衆看作是無產階級最後儲力量。

這就是說明：無產階級能夠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結起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爲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保證過渡於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那個基礎。

此後

（六）民族問題

從這個題目中，我拿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提法，（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提法。最近三十年來，民族問題已發生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絕對不是一回事。不僅就它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它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問題限制在一些主要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像波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歐洲其他某些民族。

這就是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所關懷其命運的一些主權不全的民族。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殘酷民族壓迫的若干萬萬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却通常都是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他們總是不敢把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拿來相提並論。兩三個空空洞洞，不痛不癢，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第二國際底活動家所能藉以自誇的一切。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兩重性和半途性，要算是已被取消了。列寧主義揭破了這種極不合理的現象，而打破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牆壁，因此便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了。於是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解脫帝國主義桎梏的世界問題。

從前，通常都把民族自決原則曲解，把它縮小為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把民族自決權變成文化自治權，即被壓迫民族設立自己文化機關的權利，而讓全部政權仍舊操在統治民族手中。結果便使民族自決思想有從反對兼併政策的工具變成辯護兼併政策的工具的危險。現在，這種糊塗觀念，要算是已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權這個概念，而將其解釋為依賴國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各民族獨立國家生存的權利。於是就完全排除了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兼併政策辯護的可能。於是，民族自決原則就由欺騙群眾的工具——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它無聲是被社會沙文主義者用做這種工具的，——而變成了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揭破一

舞沙文主義鬼域技倆的工具，變成了用國際主義精神給予群眾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通常都把被壓迫民族問題看作是純粹法權的問題。寇覓堂皇地宣佈「民族平等」，發表無數種鼓吹「民族平等」的宣言，——這就是第二國際黨覺得心滿意足的事情，它們抹煞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剝削別一批民族而生存時，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這種資產階級的法權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把民族問題從堂皇宣言的天空拿到地上來，而指出：如果無產階級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鬥爭，那末「民族平等」的實言就不過是空洞的虛偽的宣言。於是被壓迫民族問題，就成了援助、幫助、真正和經常幫助被壓迫民族爲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真正民族平等，爭取自己國家獨立生存而鬥爭的問題。

從前，通過都用改良主義觀點來看待民族問題，把它當作是一個單獨的孤立的問題，當作是與資本政權，推翻帝國主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總問題無關的問題。人們當時都是不說自明地認定，歐洲無產階級是不必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而能獲得勝利的，以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是儘可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大道，不必進行反帝革命鬥爭，而處於無形之中，「自流地」得到解決的，現在，這種反對革命的觀點，要算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已經證明，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又已經證實：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繫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革命必須與殖民地

和波蘭國反帝解放運動結成革命的聯盟，才能得到勝利，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綱的一部分，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中的一部分。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革命解放運動所含有的革命能力，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能力，是革是可以把依賴國和殖民地國家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變爲革命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即認爲被壓迫國民族解放運動是含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運用這些革命能力來力謀推翻共同的敵人，來力謀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機密，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都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點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必須堅決地積極地幫助各被壓迫民族和依賴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下，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要幫助趨向於削弱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而不是趨向於鞏固和保持帝國主義的那種民族運動。有時候，個別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也許與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條件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幫助的。民族權利問題並不是什麼孤立的自滿自足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中的一部分，它服從這個總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觀點上去觀察它。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

年代是擁護波蘭人和匈牙利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人和海斯拉夫人的民族運動的。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捷克人和海斯拉夫人是「反動民族」，是在歐洲的「俄國前哨」，是專制制度底前哨，而當時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却是爲反對專制制度而奮鬥的「革命民族」。因爲在當時幫助捷克人和海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歐洲革命運動死敵的沙皇制度。

列寧說：

「民主運動底個別要求，包括民族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世界運動中的一部分。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下，部分也許和總體相矛盾，那就是必須拋棄這一部分」（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

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可能反動性問題，——當然，如果不是從形式觀點上，不是從抽象法權觀點上，而是從革命運動底利益觀點上來具體估量個別民族運動，——就是如此。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要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並不一定要以無產階級份子參加運動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革命政綱或共和政綱爲前提，並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主義綱

前提。阿富汗國王爲阿富汗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雖然阿富汗國王及其親友是抱有君主制的觀點，因爲這個鬥爭能削弱、瓦解和掘毀帝國主義；然而例如克倫斯基和策烈西里、倫諾德里和謝德曼、切爾諾夫和唐恩、亨德遜和克萊因斯達德等「激烈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革命家」與共和派，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所進行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爲這個鬥爭結果是粉飾並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爲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客觀上也是革命的鬥爭，雖然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資產階級出身，具有資產階級身分，並反對社會主義的；然而，英國工黨政府爲保持埃及依賴地位而進行的鬥爭，由於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雖然這政府底閣員是無產階級出身，具有無產階級身分，並「贊成」社會主義的。更不必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國家和依賴國家，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力爭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令這一步驟違背形式民主制要求，也還是對於帝國主義的一種非常嚴重的打擊，即毫無疑義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對：在估計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時，不要以形式民主爲標準，而要以反帝國主義鬥爭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爲標準，就是說，「不要單獨看待，而要以世界範圍爲標準」（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列原理出發的：

(1) 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另一個營壘是組成這絕大多數居民的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

(2) 被財政資本所壓迫所剝削的殖民地和依賴國，是帝國主義最巨大的後備力量和最嚴重的實力來源；

(3) 殖民地和依賴國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和剝削的唯一道路；

(4) 最重要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 發展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種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線；

(6) 如果不建立並鞏固共同革命戰線，那末發展國中的工人階級就不能勝利，而被壓迫民族就不能從帝國主義桎梏下解放出來；

(7) 如果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不直接而堅決地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來反對「帝國」帝國主義，那就沒有可能建立共同革命戰線，因為「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馬克思）；

(8) 這種援助應是堅持、擁護和實現這樣一個口號：民族有分立權，民族有獨立

的圖象存在權；

(9) 不實行這個口號，便不能保證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勝利物質基礎的統一世界經濟中的聯合與合作；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基礎上產生的。

由此就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個趨向。一個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殖民地基礎上產生的力求在政治上擺脫帝國主義束縛而組織獨立民族國家的趨向；另一個是因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形成而產生的力求使各民族在經濟上彼此接近的趨向。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民族問題方面的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之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之發生，民族國家之建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種聯繫之發展和頻繁，民族界限之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成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第二個趨向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而走向衰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至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種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若不剝削殖民地，若不用強力把殖民地束縛在「第一」的整體範圍內，便不能生存；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發

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如果不實行兼併手段和奪取殖民地，那它就根本不成其爲帝國主義。

對於共產主義，却恰巧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方面，就是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方面，因爲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能實現；各民族自願聯合的建立，祇有經過使殖民地離開「統一的帝國主義」整體而分立的道路，祇有經過使殖民地變爲獨立國家的道路才能達到。

因此，必須堅強果決而毫不間斷地反對各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國）「社會主義者」底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他們不願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爲擺脫壓迫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以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接近依賴國和殖民地勞動群衆的精神，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裡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舊俄帝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摩高爾塞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被擊破。可是，爲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當時應該首先打破俄國帝國主義鎖鍊，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壓迫。不然，就不能鞏固蘇維埃政權，就不能樹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那個絕妙的民族合作的組織，即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組織，它是各民族將來在統一的 world 經濟中聯合的實際

榜樣。

因此，必須反對各種壓迫國社會黨人底民族閉關主義，狹隘觀點和孤獨思想，他們不願意提出自己的民族狹隘眼界，不瞭解本國解放運動和統治國無產階級運動間的聯繫。

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保持被壓迫國無產階級底獨立政策，便不能保持它和統治國無產階級的階級團結去進行推翻共同敵人的鬥爭，進行推翻帝國主義的鬥爭；不進行這樣的鬥爭，便不能實現國際主義。

這就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裡和被壓迫民族裡勞動群衆的道路。請看列寧說明共產主義運動用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工人的這種雙方面工作的言論吧：

「這種教育工作……在壓迫的強大民族裡與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裡，在兼併的民族裡和被兼併的民族裡，能具體相同麼？」

顯然是不可能的。要達到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進而溶合爲一的共同目的，顯然是要走着不相同的具體道路，正好像從一張紙底左右兩邊都可引向這張紙底中心點一樣。如果壓迫的、兼併的強大民族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一般鼓吹民族溶合，而同時却忘記了，如令是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如他的「威廉，佐治，彭加勒等等的」兼併小民族溶合（由兼併手段），如尼古拉第二主義與加里西亞主義，威廉第二主義與比利時「溶合」等等——那麼這樣的

社會黨在黨人在理論上就是可笑的學理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兇。

在壓迫國家裡，工人底國際主義教育重心，是要工人宣傳並堅持被壓迫國家底分立自由。不然，就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裡的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不作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鄙視他，視之爲帝國主義者，視之爲惡棍。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裡的社會民主黨人却應當以我們總公式——各民族「自願聯合」——末尾——二字爲其鼓動工作底重心。他既可以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又可以贊成本民族加入鄰近某個國家，而並不違反他爲國際主義者底義務。可是，無論如何，他應當反對小民族底救階觀點，保國主義和孤獨思想，而主張完全整體和總體，主張使部份利益服從全體利益。

對問題未加思索的人，以爲壓迫民族裡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分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裡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聯合自由」，是「有矛盾」的。可是，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溶合，要達到這一目的，除實行這個原則以外，是沒有其他道路，而且不能有其他道路可走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至二六三頁）。

(七) 戰略與策略

從這篇題目中，我拿出六個問題來講：(一) 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二) 革命階段與戰略，(三) 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四) 戰略領導，(五) 策略領導，(六) 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 戰略和策略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是在多少和平發展環境中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把國會活動當作階級鬥爭主要形式的時期。當時關於偉大階級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搏戰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似乎都是不迫切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合法發展道路來編制和訓練無產階級軍隊，適應着當時無產階級處於在野黨地位，並且似乎應當始終處於在野黨地位的那種條件去利用國會活動。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瞭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下，既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絲毫適到的策略。當時，祇有關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但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滔天的罪惡，並不在於它實行了利用國會鬥爭形式的策略，而是在於它誇大了這種鬥爭形式意義，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是唯一的鬥爭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搏戰時期，當國會外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為首要的迫切問題時，第二國際各黨就逃避

主義的任務，不能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當推翻資產階級的問題已變為直接的實踐問題時，當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問題（戰略）已成為最迫切問題之一時，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形式——國會的形式和國會外的形式（策略）——都已經完全確切表現出來時，祇有在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週到的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被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活埋了的那些關於戰略和策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被列寧發掘出來而重見天日的。但列寧並沒有以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理為限。他還向前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將這一切統一為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規則和基本準則的體系。列寧所著「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及「幼稚病」等書，毫無疑義都是加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武庫中去的最寶貴的貢獻。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革命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革命某一階段上的主要打擊方向與規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後備力量）底相當佈置計劃，在革命這一階段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奮鬥。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兩個階段，而自十月革命以後，則已進入第三個階段。戰略也與此適應而改變過。

在第六個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餘孽。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農民。基本打擊黨方針是使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相持的方法來消滅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底反動。」並應當預備階級底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七個階段。這階段包括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在俄國推翻帝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力量是農民。鄰國無產階級是這階段的後備力量。拖延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黨方針是使沙皇階級底民主派（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陷於孤立，這個派別想抓得勞動農民群眾並想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來結束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群眾聯合到自已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底反動，並蘇維埃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並用這專政作為支撐點，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已經超出一國範圍，世界革命時代已經開始。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底革

命運動。主要的後備力量是各發展國內的半無產者和小農群衆，各殖民地也依賴國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是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各黨孤立，這些黨是與帝國主義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聯繫。

（二）戰線是關係於革命底基本力量及其後備力量的。它因革命由一個階段轉入另一個階段而變更，而在某一階段準備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

（三）運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規定無產階級在運動來潮或退潮，革命高漲或低落這個較短時期內的行動路線，就是爲實現這個路線而鬥爭，其方法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來代替舊的口號，把這些形式配合起來等等。戰線底目標是要取得——譬如說——反沙皇制度戰爭或反資產階級戰爭底勝利，徹底完成反沙皇制度鬥爭或反資產階級鬥爭，而策略底目標却沒有這樣重大，因爲策略並不是要爭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要爭得某些戰役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成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那個革命高漲或低落時期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路中的一部分，是服從於戰路的，是服務於戰路的。

策略是依着來潮退潮而變更的，在革命第一個階段時期（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戰路計劃始終沒有變更，而策略在這個時期內却變更過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時期，策略是進攻的，因爲當時有着革命來潮，運動是向上上升的，

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此適應的鬥爭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合於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政治罷工，抵制杜馬，武裝起義和革命戰鬥口號，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形式。當時，組織形式也因鬥爭形式變更而變更了。工廠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較為公開的工人黨，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內，黨不得不轉而採取退却策略，因為當時是革命運動低落，是有着革命退潮，所以策略也就不能不顧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形式以及組織形式也與此適應而變更了。不是抵制杜馬，而是參加杜馬；不是杜馬外的公開的革命活動，而是杜馬內的活動和杜馬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經濟罷工，或是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是應秘密起來，而群眾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險社以及其他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他要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過幾十次，而戰略計劃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關係於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是關係於這些形式底更代和配合的。策略在革命某一階段上可以候革命來潮或退潮，依高漲或低落為轉移而變更幾次。

(四) 戰略領導。革命底後備力量有兩種：

直接的：(1) 本國的農民和一般過渡階層，(2) 鄰國的無產階級，(3) 殖民

地和依賴國內的革命運動，（4）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品與成果，而無產階級為收買強有力的敵人並取得休戰時間起見，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實力優勢的條件下，暫時放棄一部分勝利品和成果的。

間接的：（1）本國各個無產者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去削弱敵人並加強自己後備力量的，（2）各個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大戰），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被迫退却機動時可以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力量，用不着多說，因為它們的意義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力量，因其意義並不時常都很明顯，所以必須指出：有時候，它們對於革命進程是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和第一次革命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所發生的衝突，其巨大意義是未必可以否認的，因為這種衝突在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影響這件事上，毫無疑義是起了相當的作用。在十月革命時期，各基本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戰爭的事實所有的巨大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因為當時各國帝國主義者忙於他們相互間的戰爭，沒有可能集中力量來反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而有可能來直接實行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並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當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當它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爲必不可免的事情的時候，這種後備力量對於無產階

級，一定會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運用這一切後備力量來達到革命在某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後備力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時，當進攻在以全力進行時，當武裝起義已急待發動時，當調動後備力量去緊緊跟上先鋒隊已成爲決定成功的條件時，——在這個決定勝負的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敵人最易受傷處。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可算是表明這樣運用後備力量的實例。毫無疑義的，在這時期內，敵人最易受傷處就是戰爭。毫無疑義的，黨正是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民衆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舉行遊行示威來訓練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在後方經過蘇維埃和在前線上經過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力量，使其緊緊跟上先鋒隊。革命底結局表明了：當時後備力量是運用得正確的。

列寧轉述馬克思與恩格斯關於武裝起義的著名原理，而把戰略上運用革命力量的這個條件說明如下：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而是要在開始武裝起義時就切實知道必須進行到底。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集合大大超過敵人

的力量，否則更有準備和更有組織的敵人就會把武裝起義者消滅下去。武裝起義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和絕對要實行進攻。「防守是武裝起義底死路」。必須努力抓得良好時機，趁着敵人軍隊還是分散時，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是說一個城市，就可以說是每一小時）都必須力謀獲得即令是小小的勝利，以便無論如何都維持「精神上的優勢」。（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第二。要估計到危機已達到頂點，先鋒隊已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力量已具有贊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的情緒已極端混亂的情形而選定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武裝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

那時，決戰時機可算是完全成熟了，就是說，如果「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勢已經充分錯亂，他們彼此間已充分衝突起來，已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充分疲弱力」，如果「一切猶豫動搖而不穩定的中間分子，即那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在人民面前充分揭穿自己，已因實踐方面的破產而充分丟臉」，如果「在無產階級中，群眾贊助進行最堅決最奮勇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情緒，已經開始並很強大地高漲起來。那時，革命時機就成熟了；那時，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估計到上述一切……條件，並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

勝利就有保證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十月武裝起義之舉行，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會弄出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掉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在運動進程後面，或者過於跑到前面，因而就會造成失敗的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武裝起義，要算是這樣『失掉速度』的例子，要算是不會選擇武裝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當時在蘇維埃內部還表現着動搖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力量還沒有被拉來緊緊跟上先鋒隊。

第三。要勇往直前地實行既定的方針，不顧所有一切橫在前途途中的阻礙和障礙。其所以必須如此作，是要使先鋒隊不致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群眾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並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莫大的錯誤，即黨員們所熟悉的所謂「失掉方針」。我們黨在緊接民主會議以後所採取的錯誤步驟，——黨當時決定參加預備國會，——要算是這樣「失掉方針」的例子。當時，黨似乎已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產階級企圖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國會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黨參加這種機關，就會紊亂全部計劃，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人迷失道路。這個錯誤是因波爾什維克退出預備國會更被糾正了的。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時，當退却必不可免時，當受敵人挑發迎戰是顯然於己不利

時，當在那時力量對比下祇有實行退却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並保存其後備力量時，就必須隨機應變地運用後備力量來實行正確的退却。

列寧說：

「革命黨應當補習。它們已學習過怎樣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怎樣進攻而外，還必須學會怎樣正確退却。必須瞭解，——而且革命階級已在根據本身的沉痛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是得不到勝利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標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便然後轉為進攻。

維結布列斯特和約，可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使黨有可能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勢力，為自己保留着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鄂尼金進攻。

列寧當時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便能在現時可能的最大限度內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取得相當的行動自由時間來繼續並鞏固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見：「布列斯特和約」是加強了我們自己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一種讓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戰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五）策略領導。策略領導是戰略領導一部分，它是服從戰略領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領導底任務就是要精通無產階級底一切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並保證這些形式底正確運用，以取得在一定勢力對比下爲準備戰略勝利所必要的最高限度的效果。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就是要執行一些必要的條件，而其中主要的便是：

第一。要把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提到第一位，這種形式因爲最適合於當時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和保證把群眾引到革命陣地上。把千百萬群眾引到革命戰線上，把這些群眾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並不是要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之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之不可免。問題是要使群眾，使千百萬群眾瞭解這層不可避免性並表示出贊助先鋒隊的決心。可是，群眾只有經過本身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是要使千百萬群眾有可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之不可免，並提出使群眾易於根據經驗來察知革命口號正確的那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

如果黨在當時沒有決定參加杜馬，如果它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杜馬工作，並根

據這工作去發展鬥爭，使群眾易於根據本身經驗察知杜馬之無用，立憲民主黨人約言之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之不可能，農民與工人階級聯盟之必不可免，——如果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與群眾的聯繫。如果沒有群眾在杜馬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人就不會被揭破，而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會是不可能的了。

召回主義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使先鋒隊脫離自己千百萬人的後備力量。

如果無產階級當時跟着一九一七年四月號召它舉行武裝起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走，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它在廣大農民和兵士群眾中的影響，因為當時為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揭破自己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底擁護者，因為當時群眾還沒有能根據本身經驗察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關於和平、土地與自由的言辭之虛偽性。如果沒有群眾在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的經驗，那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不會陷於孤立，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耐心解釋」各小資產階級黨底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公開鬥爭的策略，是當時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它能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領袖變成一小群徒託空言而毫無根基的陰謀家。

列寧說：

「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

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群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群衆本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時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已十分有力而彰明較著地證實了。不僅俄國文化落後，往往不識字的群衆，就連德國文化程度頗高，個個識字的群衆，也必須親身閱歷一番，感覺到第二國際武士們的政府真是完全懦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完全向資產階級逢迎獻媚，完全卑鄙醜態，感覺到如果不成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就必不可免會有極反動分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的專政，然後才堅決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第二。要在每個一定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能握住整個鍊條而準備好達到戰略成功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是要從黨而前許多任務中間挑出一個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是當時工作底中心點，實行這個任務，就能保證順利解決其他一切當前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明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可從很久以前時期（黨形成時期）引來，另一個例子則可從我們所最切近的現今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引來。

在黨形成時期，當時無數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正腐蝕着全黨，而黨組織狀態是黨內生活腐爛點，——在這時期，整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和黨面前各項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秘密報。爲什麼呢？因爲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祇有經過全俄秘密報，才能造成黨內意見一致的中堅，它能把無數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奠定組成爲真正黨的基礎。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當時工業正處在萬分破壞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產品不足；當時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的結合，已成了順利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條中的基本環節，所有一切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爲什麼呢？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可結合起來；因爲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有生產而沒有銷路，便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爲祇有藉發展商業去擴展銷路，才可擴展工業；因爲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以後，只有把握住商業以後，只有把握住這個環節以後，才可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結合起來，並順利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便造成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裡找出鍊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鍊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在現今時機內……這

樣的裝飾就是要由國家對國內商業實行正確的調節（指導），來振興國內商業。商業便是在歷史事變條條中，即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的「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以上便是保證有正確策略領導的主要條件。

（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的。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為列寧主義反對一切改良，反對一切通融和一切妥協。這種見解完全不對。波爾什維克十分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種條件下，一般改良以及通融和妥協，是必要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為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最頑強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採用機動手段，拒絕利用敵人間利害矛盾（那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與各種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艱難險阻，未經考察而為人跡所未通過的高山時，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退轉回來，放棄已選定的方向而試走各種各樣的方向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〇頁）。問題顯然不

在於改良或妥協和通融，而是在於怎樣使用改良和妥協。

由改良派看來，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過是用作談話資料，藉以轉移視線的。小事情罷了。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必然要變為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瓦解革命的手段。

由革命家看來，却恰巧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條件下，自然要變為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手段，鞏固革命的手段，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支撐點。

革命家接受改良，是要利用它為連環鉤來把合法的工作與不合法的工作聯繫起來，是要利用它為掩飾物來加強不合法的工作，這種工作底目標就是要用革命精神準備群眾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妥協辦法的實質。

反之，改良派接受改良，却是為要拒絕任何不合法的工作，破壞那準備群眾去作革命的事業，而安息於『恩賜』改良底福蔭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情形就有些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在某種環境中，無產階級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意

路，而採取逐漸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採用列寧在「論黃金底意義」這篇著名論文裡所說的那條「改良主義道路」，採取迂迴行進的道路，採取改良和向非無產者階級讓步的道路，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息時間，養精蓄銳和準備實行新進攻的條件。不可否認：這種道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道路。只是應當記着，這裡有一個根本特點，即在這種情形下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政權方面出發的，它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它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暫息時間，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無產者階級。

於是，在這種條件下，改良就變成與改良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夠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爲，而且只是因爲革命在前一時期內的發展規模已很廣大，而開展了很廣闊的場所，使得可以實行退却，用暫時退却的策略，用迂迴行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而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改良底來源却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即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而爲無產階級所支配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馬克思當時只聽從一方面，即是只能在無產階級甚至在一個國家中都還沒有獲得多少穩固，多

少長久的初次勝利的環境裡看見這種關係。在這樣的環境裡，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把改良看成無產階級所作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當無產階級即令只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於是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便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下。在原則上，事情仍如以前一樣，但在形式上却已有一個爲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察到的變化；可是這個變化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治觀點，才能瞭解的……在革命勝利以後，它們（即指改良。——斯大林註）（雖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除此而外，對於獲得了勝利的國家，當實力在其極緊張運用以後而弄到顯然不夠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並且是爲取得暫息時間所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手段。勝利給予了很多的「後備力量」，使甚至在迫不得已而實行退却時，也有所倚靠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倚靠而支持下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至八五頁）。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第二國際各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下，黨是沒有，而且也是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嚴重和決定意義的。考茨基反對他人攻擊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各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

具，所以它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就表明自己無力採取什麼嚴重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各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黨，不是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此，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可是，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軌範去改造整個黨工作，要用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教育工人，要準備和吸引後備力量，要與鄰國無產者聯盟，要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用那些在國會制度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老舊社會民主黨力量來解決，那就是自陷於絕望的境地，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了。但負有這樣的任務而以老舊的黨為領導，那就會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境地。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必需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

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途中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黨，便根本不要去推翻帝國主義，不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個新的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遣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遣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所有一切優秀分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它要成爲真正先進的部隊，便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底知識，用革命規律底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便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便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群眾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底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群眾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來，那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前頭，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第二國際各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它們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觀點上，並能夠把群眾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

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的困難，說到鬥爭環境底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準備力量與隨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群眾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遭受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更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司令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能夠或為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只是先進部隊而已。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部隊，即本階級中的一部分，它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準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群眾之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遺棄了，如果黨閉關自守而非黨員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黨爲黨了。如果黨不與非黨員衆發生聯繫，如果黨員與非黨員衆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群眾不接受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群眾中沒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黨從工人中吸收了三二十萬新黨員。這是最值得注意的情況，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走進黨來，不如說是由所有其餘的非黨員衆衆擠進黨來的。這些非黨員衆積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

二

工作。而且非有他們的贊同，一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說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群眾是把我們黨看作是他們自己的黨，看作是親近親切的黨，他們認為黨的發展和鞏固是與他們切身利益攸關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信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證明：黨果沒有這種不可磨滅的精神上的線索把黨與非黨群衆聯絡起來，那末黨就不能成爲本階級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的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儘量密切地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是整個階級都歸升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 and 「尾巴主義」了。還沒有過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黨人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職工組織（較爲原始，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是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群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要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的水準，那就只是欺騙自己，故意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如果它想真

黨領導本階級底鬥爭，它還應當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黨底任務非常偉大而繁雜。黨應當在非常困難的國內國外發展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使無產階級避開敵人的打擊；它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群眾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群眾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黨這個思想，是在列寧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項著名條文中就規定了的，在這個條文中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把黨員看作是黨內某一組織底組織。孟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入黨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連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使黨內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東西，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應把無組織群眾提高到先進部隊水準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為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與事說

「從馬爾托夫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極不確定的，因為「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使「名稱」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造成一種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攪亂組織的思想（同上，第二一一頁）。

可是，黨並不僅是黨內各個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的統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寧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分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黨的上級機關」（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穩定的分子方面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會

是不可磨滅了。列寧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始終一貫實行這些原則的。列寧把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對俄國僑民受譏笑，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他所著「進一步」一書中評論這些不穩定分子時所說的話吧：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兇惡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黨體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束縛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下實行分工，便發出可憐而又可笑的狂吠。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軸和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便裝出看不起人的樣子，發出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為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為要裝飾門面而已；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為你是中央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違反着我的意見所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倚據代表大會形式決議，而不倚據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為你只倚據黨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多數。而不顧及我想得到補選位置的願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〇頁和第二八七頁）。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

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爲順利進行反資本鬥爭所絕對必須的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以及蘇維埃，即國家組織形式（當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非黨的，而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担負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革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可担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爲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它們也就不會互相妨害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這一切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進行工作，因爲它們都是爲一個階級，即是爲無產者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線，即總方向呢？那樣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它不僅是因有必要的經驗，能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因有充分的

★這總所說的「夥伴」，是指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賴特列索夫等人而言。他們曾從第二次大會底決議，而實備列寧爲「官僚主義者」。——斯大

檢閱。

威信，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是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這些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經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為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為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使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的領導。問題只是要使所有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毫無疑義是有影響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中與無產階級接近黨，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到無產階級其他各種組織中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

這因爲如此，所以主張非黨組織「獨立」「中立」，而禁絕着一些獨立國會議員和黨

黨出廠家、近機工會活動者和市僧化合作運動者的那個機會主義理論，是和列寧主義黨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者階級內部和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主要的領導的基本。可是，從這裡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以把黨看成為自目的，看成為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而且同時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鞏固並擴大專政。如果政黨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不可避免性以及危機存在的情形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所有一切線索集中在一條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獲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產階級自己為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司令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把無產階級群衆組織集中於自己周圍，並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了。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了爭得專政，而且更其是爲了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群眾，即工人階級中所有的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點，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民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羣衆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擁護，即工人階級中所有的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群眾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群眾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群眾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點，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民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裡最忠誠分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善於影響群眾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

實)。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當階級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末黨內鐵一般的紀律是完全不可缺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有意見鬥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黨內批評和黨內意見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巧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爲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鬥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便是爲保證黨內統一和黨內鐵的紀律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列寧說：

「在現今國內戰爭尖銳的時代，共產黨要爲實現自己的職責，就一定要它是組織得最集中的，就一定要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就一定要全體黨中央是擁有廣泛全權而爲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摘自「加入

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的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無論與黨內統一或與黨內鐵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底黨既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是絕不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自由主義玩藝的，因為它們根本就不需要鐵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爲自己工作底基礎，便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黨是意志底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現象。

因此，列寧就「從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

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論黨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地立刻開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並「立刻解散所有一切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論黨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因爲清除自己隊伍裡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是黨內派別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會、智識界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者化的人，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裡來。同時，無產階級上層分子又發生腐化過程，他們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養成的工會領袖和國會議員。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人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儈化了」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支柱。因爲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底主要來源，是實行搗亂和從內部破壞黨組織的主要來源。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便會陷於兩面被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分子作無情鬥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

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方法「克服」機會主義分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消除」這些分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敗而危險的理論，它有使黨陷於麻痺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使黨聽憑機會主義者宰制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內有馬爾托夫派與唐恩輩、類特別索夫輩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說我們黨已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它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裡的機會主義分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多次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被推

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正在動搖到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爲甚至有益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爲革命勝利而作最殘酷的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爲這個政權還沒有穩固，因爲逼攻這個政權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那就會不是滅弱，而是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加強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

（九）工作作風

這裡不是說文學作風。我在這裡所說的是工作作風，是列寧主義實踐中的一種很特殊的要素，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列寧主義工作者。列寧主義是理論的和實踐的學校，它能造成特別式樣的黨工作者和國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這作風底特徵是什麼呢？它的特點怎樣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第二，就是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作風，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這兩個特點底結合。

俄國人底革命胆略是能消除頑固習氣，守舊思想，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盲從老舊傳統態度的一種消毒劑。俄國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種興奮的力量，它能喚起思想，推動前進，擊毀舊物，開展前途。沒有它，便不能前進一步。可是，如果不把它和工作中的美國人求實精神結合起來，那它在實踐中就會大有可能墮落爲空洞的「革命的」馬尼洛夫精神。這種墮落例子簡直是不可勝數的。誰不知道有一種「革命的」臆造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病症，其來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國作家愛倫堡在他那篇標題爲「共產主義完人」（完善的共產主義的人）的小說中，描寫過一些患有這種病症的「波爾什維克」底風格，說他們立意擬定一個理想完人標準表……結果在這個「工作」裡「淹死了」。這篇小說中雖有些過於誇大之處，但它正確地抓住了這種病症，却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苛刻無情地譏笑過患有這種病症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臆造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病症，稱之爲「共產黨員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黨員誇大狂，就是說有一些側身於共產黨內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的人，竟妄想用共產黨員名義來發號施令，便能解決他自己的切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至五一頁）。

海寧通常都用日常平凡的事情來與這種「革命的」空砲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

「革命的」意識主義，是與真正列寧主義底精神或字句絕對相反的。

列寧說：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少發些政治囂聲，多注意些實際的，可是生動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四和第三三五頁）。

反之，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却是能消除「革命」馬尼洛夫精神和虛幻臆造主義的一種清潔劑。美國人的求實精神是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有什麼阻礙，而以其切實堅忍精神掃除一切和在障礙，它對於一件事情只要已經開始來做，就一定要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如果沒有這個力量，那末認真的建設工作是無法作成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人的求實精神和俄國人的革命胆略結合起來，那它真大有可能墮落為狹隘的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事務主義病症，往往使某些「波爾什維克」墮落下去，離開革命事業呢？皮里略克在他那篇標題為「荒涼年份」的小說中描寫過這種特殊的病症，描寫過某些俄國「波爾什維克」底風暴，說他們遍身都充滿着行動意志和實踐決心，「幹得」很「起勁」，可是看不見前途，不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結果是誤入迷途，離開了革命工作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冷酷地譏笑這種事務主義病症，列寧痛斥了這種病症，稱之爲「近視的實踐主義」，「無頭腦的事務主義」。他通常都用生動的革命事業和我們全部日常工作

作中所必須具有的革命前途來與這種病症對立，並以此而着重指出：無原則的專務主義，也同「革命」臆造主義一樣，是與真正列寧主義絕對相反的。

俄國人的革命胆略與美國人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便是黨和國家工作中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才可得到列寧主義工作者底完整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

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

獻給聯共（波）列寧格勒組織

斯大林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裡所給的那個有名的列寧主義定義，大概已經爲大家所公認了。這個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

這個定義是否正確呢？

我認爲是正確的。其所以正確，第一是因爲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認定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與某些批評列寧的人妄說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產生的那種意見相反。其所以正確，第二是因爲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質，而與社會民主黨硬說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民族環境的那種意見相反。其所以正確，第三是因爲它正確指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的有機聯系，認定它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與某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認爲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而僅僅是恢復馬克思主義和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實際情形的那種意見相反。

所有這些，似乎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解釋的。

然而，在我們黨內，却還有些人認爲必須給列寧主義下一個與此不同的定義。例如：李階維也夫認爲：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與直接在一個農民國家裡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季諾維也夫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把俄國底落後性及其農民性質放進到列寧主義定義中去，這究竟是表明什麼呢？

這是表明，他把列寧主義從國際無產階級學說變為俄國特殊情況底產物。這是表明，他替鮑威爾和考茨基助威，因為鮑威爾和考茨基正是否認列寧主義能適用於其他資本主義更為發展的國家的。

不特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有極重要的意義。我們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可是，這件事實對於估計列寧主義底基礎，究竟能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根據俄國條件而變為俄國製定的，而不是根據帝國主義條件和為一般帝國主義國家製定的麼？難道列寧以下諸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皆有意義？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綜合麼？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實踐基礎，不是對於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黨都是適用和必要的麼？難道列寧說「波爾什維主義是可供世界各國效法的策略模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

☆着重點是季諾維也夫自己加的。——斯大林註。

頁)，不是說得正確麼？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波爾什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有國際意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不是說得正確麼？難道例如列寧以下一段話不是說得正確麼：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俄國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但俄國基本力量及社會經濟屬基本形式也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只能牽涉到非最主要之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八〇頁)。

可是，如果所有這些都是對的，那末難道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季諾維也夫所下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的麼？

這種以民族為限的列寧主義定義，怎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二) 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裡說：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中的基本要點是農民問題，以為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中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題。

處出發點，並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問題。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在為政權而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是一個附帶的問題」。這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我認為是正確的。這個原理完全是從列寧主義定義中得出來的。的確，既然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當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就是闡明這個問題，就是論證這個問題並使其具體化。

可是，季諾維也夫顯然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他在他所著「紀念列寧」一文裡說道：

「我已經說過，農民作用問題是波爾什維主義，即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六。季諾維也夫底這一原理，明明是完全從他所下的那個不正確的列寧主義定義中得出來的。因此，這一原理，也和他所下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七頁），這一提綱是否正確呢？絕對是正確的。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與策略，這一提綱是否正確呢？我認為是正確的。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所應得出的結論是：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列寧主義底根基，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帝國主義問題，帝國主義發展的躍進性問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無產階級國家問題，這國家底蘇維埃形式問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問題，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恰巧都是列寧所闡明的問題，——這難道不是事實麼？還是這些問題構成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底基礎和根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不闡明這些基本問題，就根本不能從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上去闡明農民問題，——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不待說，列寧是個深知農民問題的人。不待說，農民問題，即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有極重要的意義，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可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沒有擺着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也就不會有無產階級底同盟者這個附帶問題，即農民問題，——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沒有擺着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實踐問題，也就不會有與農民聯盟的問題，——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如果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闡明農民問題，而是離開這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闡明這個問題，那他就會不是一個最大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像他實在是的那樣，而不過是一個簡單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那些舞弄文墨的

幾人時常把他描寫成的那樣了。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對於那些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對於非農民的國家，就是不適用的，就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中的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國際學說，它對於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國家——其中也包括那些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都是適用而且必要的。

二者必取其一。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裡，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作用的「理論」。那裏說道：

「所以，列寧進行鬥爭反對那些「不斷」革命論者，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停頓的問題，因為列寧自己總是主張不停頓革命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為無產階級最大後備力量的作用」。

我對俄國「不斷論者」所作的這個評語，直至最近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個評語一般說來雖是正確，但還不能認為是詳盡無遺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

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分析都已經指明：俄國「不斷論者」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能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事，還在於他們不承認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因此，在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評語，並且用另一個更完全的評語來把它替代了。在這本小冊子裡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迄今以前，通常都只指出『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農民運動含有革命能力的思想。現在，爲說得公允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須補充指出它的另一方面，即是它那種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具有力量和本事的思想。」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所宣佈的那個無括弧的不斷革命思想。恰巧相反。列寧是正確瞭解並發展了不斷革命思想的唯一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論者」間的區別，就在於「不斷論者」把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毫無生氣的書本上的奧理，而列寧則採納了純粹的不斷革命思想，把它變成了自己的革命論基礎之一。要記者，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提出來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奧理，便是馬克思不斷革命論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遠在一九〇五年論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話

「我們將立刻由民主革命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恰巧是俄國我們的力量爲標準，依照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爲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

我們決不半途而廢……

我們決不陷於冒險主義，決不違背自己的科學良心，決不違背使黨團結，所以我們只能說，而且只是說一點：我們將用全力幫助全體農民去實現民主革命，以便我們無產階級黨更易於儘快過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務，即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至一八七頁）。

再看列寧經過十六年以後，即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後，論到這個問題時所說的話：

「考茨基輩，希法亭輩，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黑爾克維特輩，龍格輩，麥克唐納爾輩，屠拉梯輩以及『第二半』馬克思主義中的其他英雄們不能瞭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前一革命轉變爲後一革命。」

後一革命順便解決前一革命底問題。後一革命鞏固前一革命底事業。鬥爭，而且只

大着重點是我加納的。——斯大林註。

奮鬥爭，才能解決；究竟後一革命能夠如何搶過前一革命前面去」(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頁)。

我總特別注意前一段話，這段話是從列寧發表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文中引來的。我着重指出這一點，因為有些人至今還硬說列寧祇是蘇俄國主義大戰以後，大概在一九一六年左右，才得出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即不斷革命思想。這一段話毫無疑義地說明他們已經是深入淺出了。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之點何在呢？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為下列五個基本要點：

(1)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為現成的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還在公開革命發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和成熟了的；而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底現成形式尚未具備，或幾乎尚未具備時開始發生的。

(2) 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並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要在奪取政權以後來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3)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却祇是無產階級革命底開始，並且要把政權利用為改造舊經濟和組織新經濟的槓桿。

(4) 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去執掌政權，所以它無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把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都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並使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底領袖，即無產階級，去執掌政權，所以它必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以新的代替之。

(5) 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若干長久時期內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群眾團結在資產階級周圍，正因為這些群眾是被剝削勞動群眾；而無產階級革命要想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即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却能夠而且應當使這些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正因為他們都是被剝削勞動群眾。

蘇聯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息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內辦，就已有新經濟組織逐漸形成起來，而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改變着封建社會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掃除、摧除和破壞舊社會所有的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一完成這個任

蘇，就算是完成了它所應作的一切；它加強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轉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則它由舊時資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也越困難。這種除破壞任務而外，更加上一種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往下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經歷了一九〇五年偉大經驗的那種民衆創造力，不是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就創立了蘇維埃，那他們在十月間就會無論如何也不能奪得政權了，因爲在當時，成功只是依靠於那包括千百萬群衆的運動已有現成的組織形式爲轉移。蘇維埃就是這種現成的形式，因此我們在政治方面就能預期我們後來所經歷的那些燦爛的成功和全盛的凱旋行進，因爲新政權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須頒佈幾道法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月間的胚胎狀態中，變成爲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的法定形式，即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兩個極困難的任務，而這兩個任務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像我們革命在最初幾月間所經歷的那種凱旋行進方式來解決的」（同上，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儘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就在於當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已有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形式，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却得不到這種現成關係，只不過是有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而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實際上又祇包括一小部分工業上層，却還極少觸及農業。組織統計，監督各巨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爲一整架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動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擺在我們肩上的偉大組織任務。據現時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無論如何都是不容許如我們從前解決國內戰爭任務那樣用高呼「烏啦」的方式來解決的。（同上，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極大的困難，就是國際問題。如果我們很容易就打破了克倫斯基匪股，如果我們很容易就在本國創立了政權，如果我們毫未費力就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工人監督制的法令，——如果我們很容易就獲得了所有這一切，那就只是因爲當時徵得湊成的條件，在一個短時間內給我們搶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擁有全部資本勢力，擁有組織得極其完備而成爲國際資本真正實力和真正優勢的軍事技術，——它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無論按國際帝國主義底客觀地位來說，或按它所體現的那個資本主義階級底經濟利益來說，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相稱平共處的，——其所以不能，是由於商務聯繫，是由於國際財政關係。在每

變，衝突是必不可免的。由此就有俄國革命面前的最大困難，就有它所應解決的最大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需引起國際革命」（同上，第三一七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沒有強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可以實現這種根本改造資產階級舊制度的事業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為可用和平方式，在適應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範圍中來實現這樣的革命，那就是精神錯亂，神經失常，或者是公然無恥地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了。

我們必須特別着重，特別堅決指出這個原理，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暫且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是被那些仇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裡的資產階級。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非有強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那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奴僕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說：『首先要讓大多數居民，在保存私有制度的情形下，即是在保存資本權力和資本壓迫的情形下，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黨，』」只有在那時候，無產階級黨才能

夠，才應當奪取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要讓革命無產階級去推翻資產階級，打破資本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關，——那時候，獲得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用剝奪剝削者的辦法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群眾底需要，而迅速取得這些群眾同情和擁護」（同上）。

列寧往下又說：

「無產階級爲要把大多數居民奪到自己方面來，第一，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就應當粉碎舊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就一舉而打破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者勞動群眾中間的統治、威信以及影響；第三，就應當用革命手段，用剝奪剝削者的辦法來滿足非無產者勞動群眾底經濟需要，以便徹底剷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群眾中間的影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特徵，就是如此。

既然這樣，既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請看列寧所下的一個最概括的無產階級專政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獲得了勝利，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反對那雖已被打敗，但未被消滅，未嘗絕跡，未嘗停止反抗的資產階級，反對那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同上，第三一一頁）

列寧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的」政權、「全民公選的」政權、「非階級的」政權混爲一談，而說道：

「奪得了政治統治的那個階級，是在深知它是獨自奪取政治統治時奪得這個統治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底內容。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它獨自奪取政權，而不用來說什麼「全民的、全民公選的、全民尊崇的」政權的空話來自欺欺人時，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才有意思」（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這並不是說，一階級底政權，不和其他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不能和其他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者階級底政權，竟不需要其他階級被剝削勞動群眾底幫助，竟不需要與這些群眾結成聯盟便可實現自己的目的。恰巧相反，這個政權，一階級底政權，祇有經過無產階級與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首先是與農民勞動群眾實行的特式聯盟，才能奠定並貫徹到底。

「這個特式聯盟究竟是什麼呢，其內容何在呢？這個與其他非無產者階級勞動群衆實行的聯盟，一般是否和一階級專政思想相矛盾呢？」

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國家底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是不和其他政黨瓜分領導權，而且不能和其他政黨瓜分領導權的。

可見，這裡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即勞動者先鋒隊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者勞動階級（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而建立的聯盟，是爲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建立的聯盟。這是在特殊環境，即在猛烈國內戰爭環境中形成的特種聯盟；這是社會主義堅決的擁護者與其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堅決的擁護者與「中立者」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由爭鬥協定變爲中立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以及精神上都不相同的階級間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二）

這裏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頁)。

加米涅夫在他某一個報告中反對這樣瞭解無產階級專政時說道：

「專政並不是某一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

我認爲，加米涅夫在這裡首先就是指我所謂「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中的一段話而說的，該段原文如下：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老練賤賂家』用精敏手腕所『巧妙』『挑選出來』，並『合理憑藉於』某些居民階層的簡單政府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群眾以推翻資本和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爲目標，而以無產階級担任領導爲條件的階級聯盟。」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爲我認爲它是和列寧所下的那個前引證過的定義完全相符的。

我斷定說：加米涅夫用這樣絕對肯定方式宣稱「專政並不是一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說法，是和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毫不相容的。

我斷定說：祇有不懂工農結合思想，不懂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不懂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的人，才能這樣說。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祇有不懂下面這個列寧提綱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個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國家裡還沒有到來時，祇有與農民協定☆，才能救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祇有不懂得下面這個列寧原理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目的之一是鎮壓剝削者時說道：

「專政這一科學概念底意思，無非是無所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條規所拘束而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去讀記者）無所限制的，憑藉於強力而不是憑藉於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任何獲得了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是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頁和第四三六頁）。

可是，專政雖然非有強力不可，但無產階級專政當然不僅僅是強力。
列寧說：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專政雖然非有強力不可，但專政並不僅僅是強力，而且是比先前勞動組織更
高的勞動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強力，甚至主要不是強力。這
種革命強力的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
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裡。共產主義所具力
量底來源及其必然會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
卷，第三三五至三三六頁）……「它（即專政。——斯大林註）的主要實質，就在
於勞動群眾底先進部隊，其先鋒隊，其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
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現象，使社
會全體組成員都成為勞動者，消滅任何人剝削人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不是一下子
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一個較為長久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
方面因為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因為根本改變生活一切部門是需要
時間的，第三方面因為慣於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經營，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種巨
大習慣勢力是只有經過長期堅忍鬥爭，才能克服的。所以馬克思也就說無產階級專
政整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同上，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特徵，就是如此。

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三個基本方面：

(1)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鞏固羣衆的領導，保證世界各國革命底發展和勝利。

(2)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剝削勞動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領導。

(3)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制度，消滅階級，保證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

無產階級專政便是所有這三方面底合一。無論其中那一方面，都不能提出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特徵，反轉來說，只要缺少其中某一方面，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復成爲專政。因此，無論除去這三方面中的那一方面，都不能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危險。祇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總合起來，才能得出一個完備而周到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有其各個時期，各種特別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國內戰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強力方面。可是，從這裡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期沒有進行任何建設工作。不進行建設工作，便無法進行國內戰爭。反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却是專政底和平工作，組織工作和文化工作，革命法則等等。可是，從這裡同樣也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期，專政底強力方面已經消

夫或可能消失。現時，在建設時期中，鎮壓機關、軍隊以及其他組織，也是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就沒有可能進行有若干保證的建設工作。不要忘記，革命暫且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也就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發生的一切結果。

(五)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

我在上文裡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從其階級內容方面，從其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從其應在整個歷史時期，即由資本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所謂過渡時期內實現的破壞任務和創造任務方面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就要從無產階級專政底結構方面，從其「機構」方面，從「引帶」、「槓桿」以及「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方面來說說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引帶」、「槓桿」以及「指導力量」總和起來，就構成「無產階級專政底體系」（列寧），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經過這些東西來實現的。

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這些「引帶」或「槓桿」是什麼呢？這個「指導力量」是什麼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引帶就是無產階級底群眾組織，不運用這些組織，便無法實行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部隊，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

基本領導力量。

這些引帶，這些槓桿，這個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因為如果沒有它們，那末無產階級在其爭取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有武裝的資本面前，就會成爲手無寸鐵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其爲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鬥爭中，在其爲鞏固自己政權而進行的鬥爭中，在其爲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中，便會必遭失敗。這些組織底一貫幫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若何長久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便會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職工會及其在中心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以及其他的組織。它們把所有各業工人都聯合起來。這不是黨組織。職工會可以稱爲包括我國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全體組成的階級。它們是共產主義學校。它們從自己隊伍中提出優秀分子來担任一切管理部門方面的領導工作。它們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與落後分子聯繫起來。它們把工人群眾與工人階級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二，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心和各地的許許多多的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以及其他的國家組織，更加上無數自動組織起來的勞動群眾團體，它們環繞着這些組織，並把這些組織與居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所有一切城鄉勞動者底群眾組織，這不是黨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

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勞動群眾和無產階級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就是所有各種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群眾組織，而不是黨組織。它們把勞動者聯合起來，首先是把他們作為消費者聯合起來，然後又逐漸把他們作為生產者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時期，這種組織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它便利着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群眾的聯繫，並使有可能來把農民羣衆引入社會主義建設底軌道。

第四，就是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群眾組織，而不是黨組織，但它是很接近於黨的。其任務就在於幫助黨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年輕後輩。它以年輕後備人材供給無產階級在所有管理工作部門方面的其他一切羣衆組織。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進行廣闊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已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就是無產階級底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黨底力量就在於它把無產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中所有無產階級優秀分子都吸收到自身中來。黨底使命就在於統一無產階級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羣衆組織底工作，並把它們的行動指向於一個目標，指向於解放無產階級的目標。把它們統一起來並指向於一個目標，是絕對必要的，否則無法保證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否則無法領導無產階級羣衆去為政權而鬥爭，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可是，能統一並指導無產階級所有一切羣衆組織底工作的，却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

專無產階級底黨。只有無產階級底黨，只有共產黨，才能執行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這個基本領導者的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這些分子是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時常領導它們的；第二，因爲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分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夠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爲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爲使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見「論列寧主義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和本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是在國家方面把黨和勞動者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是農民底羣衆組織，它首先就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和農民羣衆聯繫起來；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其使命就是幫助無產階級先鋒隊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新起後輩並培養年輕後備人材；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

體系中的基本指導力量，其使命就是領導這一切羣衆組織，——大體說來，專政「機構」底情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底情景，便是如此。

沒有黨爲基本領導力量，便不能有若何長久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用列寧底話來表示，「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比較廣闊的，很有力量的無產階級的機關，而黨就是經過這個機關去和本階級以及羣衆發生密切聯繫的；階級專政就是經過這個機關而在黨領導下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二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夠或應當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羣衆組織。黨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但它並不是直接來實現這個專政，而是運用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他支隊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引帶」，便不能有若何堅固的專政。

列寧說：

「沒有先把過階級先鋒隊和這階級羣衆，把這先鋒隊和勞動羣衆連結起來的「引帶」，便不能實行專政」……「黨是把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吸收到自身中來的，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便不能實現專政，便不能執行國家職能。這些職能是必須經過一些也是新式特別機關，即黨。」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林註。

「蘇維埃機關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四頁和第六五頁)。

例如，在我們蘇聯這裡，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裡，有一件事實要算是黨領導作用底最高表現，即我們的蘇維埃組織或其他羣衆組織，非有黨底領導指示，便不會決定任何一個重要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是它的先鋒隊「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基本領導力量「專政」。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如何說明了這點吧：

「田涅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不過他所瞭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瞭解的一樣。他說，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瞭解爲在實質上它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的確，在資本主義時代，即是在工人羣衆遭受不斷剝削而不能發展其人類才能的時代，工人政黨底最大特點，就在於它們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包含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真正覺悟工人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裡都祇佔全體工人少數一樣。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能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如果田涅爾同志說他自己是根本反對政黨的人；但同時又主張由少數最有組織最革命的工人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說，我們彼此在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但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專政和黨領導作用（黨「專政」）間畫一個等號，可以把前後兩者看作一個東西，可以用後者去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這個意思。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例如蘇林就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五頁），這個提綱顯然是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若不離開列寧主義底立場，是否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說法是正確的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原因如下：

第一。上面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演說中所引來的那一段話裡，列寧並沒有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他祇是說：「祇有有覺悟的少數（即黨。——斯大林註）能領導廣大工人羣衆，並引導他們前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瞭解為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說「在實質上」，這邊不是說「完全」。我們往往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是農民問題。而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概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按範圍來說是和民族問題相等，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是一個東西。不必證明：民族問題按範圍來說是比農民問題更廣泛，更豐富的。同樣，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也要這樣說。如果說黨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還不是說，「黨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東西，前者按範圍來說是和後者相等。不必證明：無產階級專政按範圍來說是比黨領導作用更廣泛，更豐富的。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但它是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什麼其他的專政。誰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專政一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無論決定那一個重要問題，都要有黨方面的領導指示。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是黨底領導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底領導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呢？當然不是這樣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黨底領導指示再加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對於這些指示的實現，再加上居民對於這些指示的實施。由此可見，這裡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的，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很重要的因素。於是，在黨底領導指示與這些指示底實施之間，便有羣衆底意志和行動，本階級底意志和行動，本階級願意（或不願意）擁護這些指示，善於（或不善於）實行這些指示，善於（或不善於）正確依照環境要求來實行這些指示的情況。顯然不必證明：担负有領導責任的黨，是決不能不顧及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決不能忽視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底指示來代替本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獲得了勝利，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

級鬥爭」(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二一頁)。這一階級鬥爭能表現於什麼呢？它總表現於無產階級進行許多武裝動作去打破那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所舉行的襲擊，或打破外國資產階級所舉行的武裝干涉。在無產階級政權尚未鞏固時，它能表現於國內戰爭。在政權已經鞏固後，它能表現於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廣大的組織工作和建設工作，並吸收廣大群眾來參加工作。在所有這些情形下，行動人物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黨，僅僅一個黨，不要本階級贊助而單靠自身力量來舉行所有這一切動作的事情，是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黨通常祇是領導這些動作，其所以能領導這些動作，祇是由於它獲得本階級底贊助。因為黨不能概括本階級，不能代替本階級。因為無論黨有怎樣重要的領導的作用，但它始終是本階級底一部分。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本階級。

第四。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底直接執政的先鋒隊，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着政權，黨管理着國家。但這還不是說：黨是越過國家政權，無須國家政權而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黨是越過蘇維埃，不經過蘇維埃而管理國家的。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把黨和國家政權看作一個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它不是國家政權，決不可把它和國家政權看作一個東西。列寧說：「我們是執政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上層」與黨「上層」溶成一片，——它們現時在我國是溶成一片，而且將來也會是如此」(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

真)。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並不是想以此認定：我們所有一切蘇維埃機關，例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底代表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國家政權看作一個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體系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和第一五頁）；但他從來沒有說這是國家政權，黨和蘇維埃是一個東西。包含有數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包括有數百萬人——黨員和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心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黨不能夠而且不應當用自己去代替它們。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並受波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來實行的」；「黨底全部工作，都是經過黨不分職業而包括一切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進行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二頁和第一九三頁）。專政是「必須……經過蘇維埃機關來實現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四頁）。因此，誰把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是個國家概念。無產階級專政本身是一定要包含有強力概念的。如果按專政這個名詞底本來意義來瞭解專政，那末沒有強力，就不會有專政。列寧所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就是「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

★着重點是我加的。——蘇大林註。

九卷，第三二五頁）。所以，如果對於無產階級來講黨專政，並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那就會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導師，而且應當是對本階級採用強力的一種國家政權。因此，誰把「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默然認為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強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荒唐絕倫的，是完全和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又不是能用強力取得，——用強力是祇能喪失工人階級底信任，——而是要黨有正確理論，要黨有正確政策，要黨對工人階級忠誠，要黨與工人階級群眾有聯繫，要黨有決心並善於說服群眾來相信其口說正確，才可以取得的。

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所應得出的結論是：

(1) 列寧使用黨專政這個字，並不是指專政這個字底本來意義（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言，而是指假借意義而言，指領導而言。

(2) 誰把黨底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誰就是曲解列寧，而將用強力對付整個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

(3) 誰把實際上非黨所有的那些用強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是違背列寧和本階級之間，黨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起碼要求。

這樣，我們就直接說到了黨和本階級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工人階級中的黨員和非黨

真實的相互關係問題。

按列寧所下的定義，這種相互關係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工人群眾間的相互信任」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當仔細傾聽群眾底意見，應當細心對待群眾底革命本能，應當研究群眾底鬥爭實踐，並根據這點來審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所以它不僅應當教導群眾，而且應當向群眾領教。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當一天一天取得無產階級群眾的信任，應當用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來取得群眾底擁護，它不是應當命令群眾，而首先是應當說服群眾，使群眾易於根據本身經驗來認識黨底政策正確，所以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導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和本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就是破壞「相互信任」。既破壞階級紀律，又破壞黨的紀律。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群眾，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思想、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誠的擁護。大，那末波爾什維克就會不僅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往下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民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全體忠誠分子所信任的大黨，沒有善於考察群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群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可是，黨是怎樣取得本階級這種信任和擁護的呢？無產階級專政所需要的黨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它是在什麼基礎上長成的呢？

請看列寧如何說明這點吧：

「革命無產階級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檢驗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鞏固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它對革命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的忠實心，它的堅毅性，自我犧牲精神和英勇精神。第二，是由於它善於與最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勞動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轉近，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他們溶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正確，由於它的政治戰略與策略正確，同時須使最廣大羣衆都能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其正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真能成爲以推倒資產階級而改造全社會爲己任的先進階級政黨的革命黨，便不能實現其內部的紀律。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要想建立紀律的企圖，就不免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矯飾。可是另一方面，這些條件又不是能一下子產生的。只有長期的努力，艱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的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但這個理論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在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能最終形成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其次：

「爲要獲得戰勝資本主義的勝利，就要領導的政黨（共產黨），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即全體被剝削勞動者）間保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它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它包括有革命階級中的一切優秀分子，如

★看重點是戰加的。——斯大林註。

果它是由完全覺悟、十分忠實、受堅持革命鬥爭經驗所教育所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如果它把自己與本階級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而經過這個階級又與全體被剝削者群衆聯繫起來，並享有這個階級和這些群衆底完全信任，——只有這樣的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最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反對一切資本主義勢力。另一方面，只有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無產階級才能展開其全部革命進攻威力，使那些被資本主義腐化了的很少數工人貴族、舊工會領袖以及合作社領袖等方面必不可免的冷淡以至於反抗行爲，完全不能發生作用。——只有在這樣的黨領導下，無產階級才能充分施展它因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結構本身所致，而比它在人口總數中所佔份額更大得不可計量的能力」（見「列寧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些引證裡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

- (1) 黨底威信和工人階級中間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組織的紀律，並不是建築在恐嚇或黨底「無限」權力上，而是建築在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工人階級對黨的擁護
- (2) 工人階級對黨的信任，並不是一下子可以取得，不是憑藉用強力對付工人階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護，而是要憑黨在群衆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政策，黨善於使群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底政策正確，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並善於引導工人階級群衆；

(3) 沒有黨以羣衆底鬥爭經驗爲後盾的正確政策，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任，便不會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4) 如果黨享有本階級底信任，如果黨底領導是真正的領導，那就不可把黨及其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因爲若沒有深受工人階級信任的黨底領導（黨「專政」），便不能有若何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黨底威信和嚴的紀律不是一句空話，便是誇張和冒險。決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起來。其所以不能，是因爲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這裡所說的是若何堅固的完全的專政，而不是例如巴黎公社那樣不完備不堅固的專政。其所以不能，是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站在一條工作路線上，是按照一個方向行動着的。

列寧說：

「單從提出「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黨），還是羣衆專政（羣衆黨）？」這一問題的事實來看，就可知道人們思想糊塗到了極端不可救藥，無可救藥的地步……誰也知道。羣衆是劃分爲階級的……，在大多數情形下，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

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担任最負責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多少固定的黨團來主持的……如果……一般地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那就是荒謬的黨團可笑的地步」（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七和第一八八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個正確原理所由出發的前提，是認為在先鋒隊與工人群眾間，在黨與本階級間保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它所由出發的假設，是認為先鋒隊與本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是常態的，是保持在「互相信任」範圍內的。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如果黨與本階級間「互相信任」的關係破壞了，那又會怎樣呢？如果黨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本階級對立起來，違背了自己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基礎，違背了「互相信任」底基礎，那又會怎樣呢？這種情形，一般說來是否可能呢？是的，是可能的。這種情形是可能的：

(1) 如果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不是建築在它的工作與群眾底信任上，而是建築在它的「無限」權力上；

(2) 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正確，而它又不願加以修改，不願糾正自己的錯誤；

(3) 如果政策在大體上雖然正確，但群眾還沒有準備好來領會這個政策，而黨又不願意或不善於等待一下，讓群眾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黨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上，有過許多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所以傾軋而消滅了，就是因為它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中的某一個條件，有時甚至把所有這些條

件都違背了。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專政」（領導）對立起來的說法，只有在如下的場合，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

(1) 如果對於工人階級來講不是把黨專政瞭解為本來意義上的專政（「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是瞭解為黨底領導，即是正如列寧所瞭解的那樣，絕對不容許用強力對付整個階級，不容許用強力對付本階級多數的那種領導；

(2) 如果黨有根據來做本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就是說，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是適合於本階級利益的；

(3) 如果本階級，如果本階級底多數，都接受這個政策，領會這個政策，並由於黨底工作而確信這個政策正確，信任黨並擁護黨。

儘管這些條件，就一定會引起黨與本階級間的衝突，引起它們彼此的分裂，引起它們彼此的對立。

是否可以用強方來迫使本階級接受黨底領導呢？當然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是不會若何長久的。如果黨想始終都是無產階級底黨，那它就應當知道，它首先和主要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導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關於黨問題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它能夠爭取政權。

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使它在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事業中，能做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底導師，領導者，領袖」六（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是不正確的，如果黨底政策是與本階級底利益相衝突的，那是否可以認為它是本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下，黨如果想始終都做領導者，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並糾正這個錯誤。為證實這個原理起見，或可從我們黨歷史中援引這樣一件事實，如廢除餘糧收集制時期，當時工農群衆是顯然不滿意於我們的政策的，當時黨就實行，公開誠懇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如何說明廢除餘糧收集制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吧：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爽直說：農民不滿意於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現有的相互關係形式，不願意這種相互關係形式，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這是不容置辯的。他們這種意志已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分勞動居民底意志，我們應當顧及這一點，而且我們是很清醒的政治家，所以能夠爽直說：讓我們來修改我們對農民的政策吧」六（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著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如果黨底政策竟因本階級在政治上落後——假定說——而還沒有得到本階級底信任和擁護，如果黨竟因事變尚未成熟——假定說——而還未能說服本階級來確信這個政策是正確的，那末是否可以認為黨只要以自己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政策為理由，就應當提起提倡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群眾底決鬥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下，黨如果越做真正的領導者，就應當善於等待一下，應當說服群眾來確信黨政策正確，應當幫助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確信這個政策正確。

列寧說：

「如果革命黨在各革命階級先遣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爭得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武裝起義」（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多數底觀點轉變，即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却又是由羣衆底政治經驗所造成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二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被我們奪得了。這是主要點。如果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贊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至少是站在對先鋒隊嚴守善意中立而完全不會援助其敵人的立場上時，單叫先鋒隊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了。而爲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個立場，僅靠宣傳，僅靠鼓動還是不夠的。要

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八頁）。

大家知道，我們黨在二九一七年間，由列寧提出「四月提綱」到十月武裝起義的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而正因為它依照列寧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它就在武裝起義中獲得了勝利。

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如此。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關係又沒有破壞，那末什麼是領導呢？

這種條件下的領導，就是善於說服羣衆來相信黨底政策正確，提出並實行一些能把羣衆引到黨底立場上來，並使他們易於根據本身經驗認識黨政策正確的口號，把羣衆提高到底覺悟水準，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擁護，並使羣衆有進行決鬥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本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寧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有了打敗俄國資產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的兩年半空虛勝利以後，竟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職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中間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擊破蠢後分子，要善於在他們中間做工作，而不是製造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去

「補償無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七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拋棄一切工人，直至最後一個為止，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絲毫也不是。這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期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多數工人羣衆擁護；至少是取得本階級多數底善意中立。否則那關於爭取工人階級多數到黨方面來是勝利革命必要條件的列寧原理，就會沒有任何意思了。

好吧，而如果少數不願意，如果少數不肯自願服從多數底意志，那又應該怎樣對待這少數呢？黨既已得到多數的信任，它是否可以，是否應當強迫少數服從多數底意志呢？是的，是可以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黨用以影響羣衆的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絕對排斥，而是預定要採用強迫手段，如果這強迫手段是有工人階級多數對於黨的信任和擁護爲其基礎的，如果這強迫手段是在說服了多數以後來對少數採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職工會問題辯論時期對於這一點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是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爲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在這裡。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它既不能說服多數來相信它自己立場正確，既已喪失多數底信任，却竟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竟堅持要「振刷」那些擁有多數信任的人。

請看列寧當時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發言中所說的話吧：

「爲要建立工人階級先鋒隊與工人黨來開辦互關聯，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連總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纔糾糾正這個錯誤。再疑，當人們竟開始來擁護這些錯誤時，這就會成爲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枯士梭夫在這種所表明的那些特殊來採舉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陷於政治破產了。我們應當首先勸導，然後才實行強迫。我們無論如何都應當首先說服，然後才實行強迫。我們應當廣泛大舉來，於是就進背了先鋒隊與黨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兩軍在德所著的「總工會」小冊子裡也是這樣說：

「只有當我們首先已爲強迫手段奠定了說服基礎時，我們才正確而有成效地進用了強迫手段」（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四頁）。

而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爲，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拿黨來說，那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整個階級來說，那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否則在工人階級隊伍內就會發生分裂，渙散和瓦解。

黨的正确領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如此。

任何其他對於領導的見解，都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官僚主義，隨便說它是什

麼，都是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下

麼都可以，只不許是這種什維主義，不可說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間，先鋒隊與工人群眾間保持有正確的關係，那就不可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領導（「專政」）對立起來。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尤其不可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與黨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蘇林根據不能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就作出了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可是，列寧不僅說這樣對立是不可容許的。他同時還說，把「群眾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可容許的。那豈不是要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麼？如果我們循着這條道路走去，那我們就會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領袖專政」。而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政策，也就是要得得出這種惡毒結論來哩……

季諾維也夫對於這問題的見解是怎樣呢？

季諾維也夫在實質上也與蘇林拉着同一觀點，就是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一點分別，就是蘇林說得更直爽更明顯，而季諾維也夫却在那裡「兜圈子」。只要拿季諾維也夫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中的下述一段話來看，就可相信這點：

「按其階級內容看來……季諾維也夫說……蘇聯現存的制度是什麼呢？這
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直接與黨是怎樣呢？是黨實現工人階級政權呢？是

共產黨啊！在這個意義上，在我們這裡是黨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形式是怎樣呢？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

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對於整個工人階級來講是把黨專政瞭解為黨領導的話。可是怎樣可以根據這一點而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專政」間畫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這種看法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乃是勞動群眾在黨領導下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究竟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曾在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黨「專政」與蘇維埃制度間畫過一個等號，如現在季諾維也夫所作的一樣呢？不僅黨底領導（「專政」），而且領袖底領導（「專政」）也是與無產階級專政不相矛盾的。那豈不是要根據這一點而宣稱我們的國家既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也就是黨專政國家，也就是說，領袖專政國家麼？而季諾維也夫暗中偷運的那個把黨「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原則」，也就是要得出這種愚蠢結論來的哩。

列寧在他的無數著作中稍許說到黨專政問題的地方，我只找到五處。

第一個地方，就是他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什維克的論戰；他在這裡說：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書有人責備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如你們已經聽到的那樣——建立社會黨人統一戰線時，我們就說：『是的，是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而且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地，因為這是在幾十年內奪得了整個工廠產業無產階級先鋒隊地位的黨。』」（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爲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他在這裡說：

「人們（特別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有他們大家，甚至其中的『左派』）把『一黨專政』——波爾什維克共產黨人專政——當作稻草人來恐嚇農民。從高爾察克實例中，農民已學會不怕稻草人了。或者是地主資本家專政（即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與田涅爾論戰時的演說。這篇演說，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了。

第四個地方，就是在『幼稚病』一書裡的幾行文字。這幾行文字，我在上面已經引證過了。

第五個地方，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大綱底草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存』第五冊裡發表，其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視『列寧文存』，第三冊，第四九七頁）。

必須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的兩個地方，即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列寧是持『

「黨專政」這幾個字放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是着重指明這個公式含有不確切的假借的意思。

同樣必須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對於工人階級來講，列寧並不是把「黨專政」瞭解為本來意義的專政（「憑藉於強力的政權」），而是瞭解為黨底領導。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任何一個解釋或祇是提及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的著作或次要著作中，連暗示也沒有暗示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我們黨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中每頁每行都是大聲反對這個公式的（請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論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專政的；而這些提綱是在列寧直接領導下規定的，並且列寧在其多次演說中屢次引證過這些提綱，認為它們是正確規定黨任務及其作用的模範。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

（一）列寧並沒有認為「黨專政」這個公式是無可非難的精確的公式，所以這個公式在列寧著作中間用得極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在很少數的地方，當列寧與敵人論戰而不得不說黨專政時，他通常都是說「

「黨專政」，就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和其他政黨瓜分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對於工人階級來講，黨專政應當瞭解為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 凡是在列寧認為須要為黨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作用下一個科學定義時，他絕對只是說黨對於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地方有幾千處）；

(四)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沒有「猜想到」要把「黨專政」這個公式寫入論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即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那個決議中；

(五) 從列寧主義觀點上看來，那些將黨「專政」，因而也就是將「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或企圖將這些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人是不對的，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為他們這樣就違背了先鋒隊與本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條件。

我還不說，把「黨專政」這個公式拿來而不加以上述附帶條件，就能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憾。把這個公式拿來而不加以附帶條件，那就是等於：

(一) 向非黨員群眾說：切勿辯駁呀，切勿議論呀，因為黨是無所不能的，因為我們這裡是黨專政；

(二) 向黨幹部說：勇敢些幹吧，硬硬些逼逼吧，不傾聽非黨員群眾底意見也是可以的，因為我們這裡是黨專政；

(三) 向黨上層說：可以稍許自滿自足，或許還可以稍許驕傲，因為我們這裡是黨專政，「困難」也就是領袖專政。

正是在現今這時候，在群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時期，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爲此時黨有決心去仔細傾聽群衆底意見，對於我們是有特別價值的；此時體貼群衆要求，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此時黨在政策方面必須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此時驕傲的危險，是黨在正確領導群衆方面所遇到的最嚴重危險之一。

不可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至理名言：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還只是沿海一粟，只有當我們正確代表人民意識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群衆，於是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代表人民意識」，這就是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執行其爲基本領導力量的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六）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裡（一九二四年四月，第一版）。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

「從前認爲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爲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要有切先進國家內，或至少也要有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無產者共同發動。現在，

這個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以這勝利有可能爲出發點，因爲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性，帝國主義內部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那些矛盾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見『論列寧主義基礎』」）。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不需要什麼解釋的。這種說法是用去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論的，因爲社會民主黨人認爲，沒有在其他各國內同時勝利的革命，無產階級要在一個國家內奪取政權，就是空想。

可是，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裡，還有第二種說法。那種說：

「可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還不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即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任務，尚待解決。沒有幾個先進國家中的無產者共同的努力，是否可能解決這個任務，是否可能在一個國家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呢？當然是不可能的。爲要推翻資產階級，只需要一個國家底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革命底歷史向我們證明了的。爲要獲得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爲要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單靠一個國家底努力，特別是像俄國這樣一個農民國家底努力，却就不夠了，——爲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幾個先進

★指這本小冊子初版而言。

「國家中的無產者共同的努力」(見「論列寧主義基礎」初版)。

這第二種說法是用來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是用來反對托洛茨基分子底意見的，托洛茨基分子認為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當其他國家內還沒有勝利革命時，是不能「抵擋那保守主義的歐洲」的。

在這個限度內，——但只是在這個限度內，——這種說法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而且它毫無疑義是有過相當益處的。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時，當在眼前已擺着一個新問題，即無須外援而能單用我們本國力量來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時問題時，第二種說法便顯然不夠，因而也就不正確了。

這種說法底缺點何在呢？

它的缺點就在於它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可能用一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是應當給以肯定回答的；另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可不可以認爲它無須革命在其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便完全有保障免除外國武裝干涉危險，因而免除舊制恢復危險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是應當給以肯定回答的。我還不說，這種說法可以使人設想，以爲用一國力量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想法當然是不正確的。

根據這一點，我就在我所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小冊子裡(一八二

四年十二月)改變了,糾正了這種說法,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說有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危險的完全保障,另一個問題是說有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完全勝利」解釋成爲「免除舊制恢復危險的完全保障」,這是只有經過「幾個無產者共同努力」才可做到的;第二,是根據列寧所著「論合作制」小冊子來宣佈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即我們擁有爲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六。

這個新的說法,也就是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論共產國際和俄共(波)底任務」這一著名決議底基礎,在這個決議上注意到資本主義穩定的事實而考察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一九二五年四月),並認爲用我國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這個新的說法,同時也是我所著「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這本小冊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即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閉會以後立刻出版的。

☆後來,我在「論列寧主義基礎」小冊子以後各版中,已用這個新的說法代替了那個舊的說法。

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提法的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國有兩種矛盾。一種矛盾是內部的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此地是指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而言。——斯大林註）。另一種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此地是講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而言。——斯大林註）。……第一種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努力來克服的。第二種矛盾却要有幾國無產者共同的努力才能解決，——誰把這兩種矛盾混為一談，誰就犯了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誰就是糊塗蟲，或者就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見「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工作總結」）。

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我們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和農民一起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去建設它」。……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我們有……一切必要條件來克服所有一切內部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能夠而且應當用自身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同上）。

而關於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問題，在這裡則說。

「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是免除武裝干涉企圖，因而就是免除復辟企圖的完全保障，因為若何嚴重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嚴重援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援助下，才有可能。因此，各國工人所給與我國革命的援助，尤其他們即會在幾個國家

內勝利，是完全保障第一個獲得勝利國家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是保證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必要條件（同上）。

看來是很明白了。

大家知道，在我所著『問題與回答』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以及在聯共（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這樣來解釋這個問題的。

事實就是如此。

我認爲這些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是連季諾維也夫也知道的。

如果現時在黨內思想鬥爭後幾乎已有兩年，並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通過了相當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後，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做結論時，竟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小冊子內一個完全不充分的陳舊說法推出來，作爲解決這個早已解決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基礎，——那末季諾維也夫這種特殊的姿態，就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向前進展了的時候把它拉轉去，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以後迴避這決議，這就是不可救藥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離開列寧道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什麼是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呢？

這就是說，可能用我國內部力量來解決工農矛盾，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並在他國無產者同情與贊助下，但是無須他國無產階級革命預先勝利，便能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種可能而建設社會主義，便是沒有前途的建設，便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談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誰不相信我國技術落後不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礙，誰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否認這種可能，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什麼是除非有他國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就不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完全的最終的勝利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個革命勝利，便不能完全保障免除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不能完全保障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否認這一個不容置辯的原理，便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在一個國家裡生活着，而且是在各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裡生活着，而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能的。歸根結底，不是這個獲得勝利，就是那個獲得勝利。而當這個結局還未到來時，蘇維埃共和國與資產階級國家間的許多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如果

它願意統治並實行統治下去，那它還要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但終究是毫無疑義，不容置辯的相當的均勢。這是否會長久保持下去——我可不知道，而且我認為這是無法知道的。因此我們必須極其謹慎從事。我們政策中第一個訓條，由我們政府在一年以來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一個教訓，一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就是要時刻警戒，要記着，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視我們的分子、階級和政府所包圍着的。必須記着，我們隨時都有間不容髮地遭到各種侵襲的危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看來是很明白了。

季諾維也夫對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所持的觀點，又是怎樣呢？

請聽呵：

「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至少應當是瞭解爲：（第一）消滅階級，因而也就是說，（第二）取消一階級專政，此地是說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季諾維也夫往下又說道：「爲要更確切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的問題是怎樣，便要分清兩件事：（第一）有保證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這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當然

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的；（第二）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即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

所有這些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季諾維也夫並不是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最終勝利瞭解為有免除武裝干涉危險和免除復辟危險的保障，而是瞭解為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至於社會主義在二個國家內的勝利，季諾維也夫却把它瞭解為不能夠而且不應當達到建成社會主義的一種社會主義建設，得過且過，茫無前途的建設，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季諾維也夫底立場。

還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這就是季諾維也夫所說出來了的一種荒謬已極的結論。

但這是戲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阿！

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州黨代表會議上究竟講出什麼話來了。他問道：『我們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包圍的條件下，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上述一切，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且還是單獨的，暫且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維埃國家，但我們定能建成這個社會主義的。』」

爾斯克裏理」報，第二百七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麼？難道這裡沒有民族狹隘性的氣味麼？」六。

這樣，據季諾維也夫說來，承認有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就是站在民族狹隘性觀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却是站在國際主義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是不是值得為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而進行鬥爭呢？由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這種勝利沒有可能麼？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投降，——這就是從季諾維也夫所持論據底內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而這種與列寧主義毫不相干的荒謬議論，季諾維也夫却向我們捧出來作為「國際主義」，作為「十足的列寧主義」！

我斷定說：季諾維也夫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達到孟什維克蘇漢諾夫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言論吧。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即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時，就已說過：

「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

六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力，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武裝起義來反對資本家，這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列寧這段話裡加有着重點的「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力」一語，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獲得了勝利的那個國家底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後，能夠而且應當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顯然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解釋的。否則列寧號召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就會令人莫解了。

由此可見，列寧底這個明顯原理，是與季諾維也夫說什麼我們能「在一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而沒有可能把它建成的那個反列寧主義的糊塗「原理」相隔天壤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說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有了奪取政權的經驗以後，他的觀點已經有了變更吧？我們來看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小冊子「論合作制」吧。

列寧說：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

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應備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我們擁有爲建設這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吧。

你們試把列寧底這個真理與季諾維也夫用以反駁雅可福羅夫的那個反列寧主義論調比較一下，就會懂得，雅可福羅夫只是重複了列寧認爲可能在一國國內建成社會主義的言論，而季諾維也夫斥責雅可福羅夫時表示反對這個原理，便是離開列寧而站上了孟什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站上了認爲在我們國家裡因技術落後而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

試問，如果我們沒有打算建成社會主義，那我們究竟爲什麼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開春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賈了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奪取政權的，——這新是德李諾維也夫所提議，黨內部邏輯中得出的結論。

其次，我斷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也夫是違反了我們黨底明確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上論共產國際執委擴大會議底工作與共產國際和俄共（波）底任務」的著名決議明文規定了的。

讓我們來看這個決議吧。這個決議論到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問題時說道：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體系並存的事實，經常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及其他種種經濟壓迫手段、武裝干涉以及復辟的危險。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底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危險的保障。……」。「列寧主義教導說：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就是說有免除資產階級關係復辟危險的完全保障。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裡決不能得出結論說，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裡，除非有技術上更爲發展國家方面的「國際幫助」（托洛茨基語），就沒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見決議）。

由此可見，決議是把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解釋爲免除武裝干涉和免除復辟危險的完全

保障，而與季諾維也夫在論所著「國家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

由此可見，決議是認爲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裡無須有技術上經濟上更爲發展國家方面的「國家補助」，便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與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作結論時所用來反駁雅可福烈夫的那種論調完全相反。

試問這不是季諾維也夫反對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決議的鬥爭，而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候，黨的決議也含有錯誤的。一般說來，可以定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也含有一樣錯誤。也許季諾維也夫認爲這決議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波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季諾維也夫爲什麼沒有這樣作。他寧願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來襲擊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底決議，同時連一句話也不提起這個決議，對決議不作任何公開批評。季諾維也夫大概是認爲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的。而他的目的却只有一個，就是要「改善」決議和「稍微」修改修改列寧。顯然用不着證明：季諾維也夫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也夫底錯誤是從何處發生的呢？這錯誤底根源何在呢？

據我看來，這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也夫深信我國技術落後是在建成完全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礙，深信無產階級因我國技術落後而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海夫在四月黨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黨中央會議上，曾公開提出這備論據。可是，他們當時受到了反駁，不得不實行退却，竟在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

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季諾維也夫雖然在表面上順從這個觀點，但實際上卻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看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在給列寧格勒州黨代表會議的「真信」中如何說明了聯共（波）中央內的這次「事件」吧。

「不久以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政治局擁護了一種觀點，以為如果國庫革命不來拯救我們，那我們就會因我國技術經濟落後面不能克服內部困難。而我黨和中央大多數却認為：我們不管我國技術落後，並且違反着這種技術落後，而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它。我們認為：這樣進行建設，雖然是在世界革命勝利條件下緩慢得多，但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要繼續前進。我們同時認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國工人階級以及阻礙我國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群眾底內部力量，我們認為這個觀點是離開列寧主義立場的」（見「真信」）。

這個文件是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時出現於報章的。季諾維也夫當然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這個文件。很可注意的，就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竟沒有找到證據來駁斥我們黨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是不尋常的事呢？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事。這個責備顯然是打中了目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用模糊辦法來「回答」了這個責備，正是因為他們「無言可答」。

新反對派竟有人責備季諾維也夫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便表示氣

憤。可是，既然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已經討論了整整一年，既然季諾維也夫觀點早已獲中央政治局推翻了（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關於這個問題已形成了一定意見，並已把這意見明文規定於第十兩次黨代表會議議案各決議中（一九二五年四月），季諾維也夫還是敢於在所著「列寧主義」一書內（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言論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然後還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複這種言論，在那末，季諾維也夫這樣頑固執拗地堅持自己的錯誤，若不是因為季諾維也夫中了，且無可救藥地中了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事業的病毒，又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也夫美於把自己這種不相信的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我們這黨竟把那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為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如果說在這裡違反國際主義和違反國際革命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也夫，豈不是正確麼？因為，試問我們這個「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而是什麼呢？但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設社會主義，那它是否能夠成爲世界革命底真正根據地呢？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裡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分子，沒有能力在自己這裡達到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它是否能夠保持其爲吸引世界各國工人的最大中心，使它現在毫無疑義是這個最大吸引中心一樣呢？我認爲是不能夠的。但從此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結果就會使我國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資格，而使我國喪失這種資格，結果就會使世界各國工人

運動麼。社會民主黨人老爺們是用什麼手段來恐嚇工人，使工人離開我們的呢？就是鼓吹說「俄國人決不會幹出什麼事情來」。我們現在是利用什麼來打擊社會民主黨人，而吸引一批工人代表團到我們這裡來，因而鞏固全世界共產主義陣地的呢？就是利用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績。所以，誰鼓吹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觀點，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發展規模，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由此可見，季諾維也夫底「國際主義」，是與他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十足的列寧主義」一樣惡劣的。

因此，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觀點估計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估計為「曲解列寧主義」，是估計得正確的。

(七) 為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

我認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觀點，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所以認為這個錯誤是基本錯誤，是因為新反對派其他一切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裡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在新經濟政策問題，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本質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合作社作用問題，與富農鬥爭方法問題，中農底作用和比重問題方面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是從反對派底基本錯誤中，從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國力量建成社會主

義的這一錯誤觀點中產生出來的。

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基本群衆由於我國發展中的某些條件，是能被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

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掌握着國民經濟命脈，是能把農民基本群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

反對派關於我國發展道路問題的議論，就是默然從這兩個論據出發的，至於反對派是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這樣做，那都是一樣。

可以把蘇聯農民基本群衆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麼？

在「論列寧主義基礎」這本小冊子裡，對於這個問題有以下兩個基本原理：

(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爲蘇聯農民經歷了三次革命底教訓，他們同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獲得了土地，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便不能

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力量」。

(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發生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爲單是有蘇維埃政權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也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俄國農業應按另一條道路，即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群眾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是會很願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道路的」。

這兩個原理是否正確呢？

我認爲所有這兩個原理，對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整個建設時期，都是正確而不容置辯的。

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下述幾個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

結合，關於把農民經濟納入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體系以內，關於無產階級應當協同農民基本群衆走向社會主義，關於使千百萬農民群衆合作化是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而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條件下，「在我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發展」（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那末，在我們國家裡，農民經濟可以而且應當按什麼道路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農民經濟按絕大多數農戶來說，是小商品經濟。而小商品農民經濟又是什麼呢？它是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既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如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情形那樣，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如在我們國家裡，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所要發生的情形一樣。

爲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何在呢？

原因是由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依賴於城市，依賴於工業，依賴於信貸制度，依賴於國家政權性質，最後是由於一個大家所知道的情形，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在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且是應當跟着城市走的。

農民經濟按資本主義道路去發展，就是使農民發生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形成巨大的地產，在另一個極端上引起大衆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是不可避免的，因爲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於城市，依賴於工業，依賴於城市集中信貸，依賴於政權性質，而在城市裡統治一切的，却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工業，資

本主義信貸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政權。

在我們國家裡，城市既有完全另一種面貌，工業既是在無產階級手裡，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等既是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裡，土地國有化既是全國通行的法律，——那末，農民經濟是否必須按這條道路去發展呢？當然不必按這條道路去發展。恰巧相反。正因為城市是農村底領導者，而在我國城市裡統治一切的，又是掌握着國民經濟一切命脈的無產階級，所以農民經濟就應當按另外一條道路去發展，即按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去發展。

這是條什麼道路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合作制各方面普遍合作化，把散漫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週圍，在農民中間，起初是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和農戶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供給方面，然後是在農業生產方面培植集體制原則。

而且愈往前去，這條道路也就愈加成爲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不可免的道路，因爲銷售方面的合作化，供給方面的合作化，以至於信貸和生產方面的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群眾免除貧窮破產的唯一手段。

有人說，我國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不能按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說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但這並不是一種足以反對農民經濟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論據，因爲事實已經證明農村是跟着城市走，

而在城市裡指揮一切的，却是社會主義工業。在十月革命時，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的，他們當時完全沒有想要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是消滅地主政權和結束戰爭，奠定和平。可是，他們當時終究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走了。爲什麼呢？因爲當時推翻資產階級，由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奠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爲當時沒有其他的道路，而且不能其他的道路。因爲當時我們黨探得了，找到了一個可把農民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與全國共同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使前者服從後者，而結果是農民認爲可以接受而且有利的標準。所以農民雖有其非社會主義的性質，還是跟着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行進了。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把農民吸入這個建設軌道問題，也要這樣說。農民按其地位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爲除與無產階級結合以外，除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以外，除經過農民群眾合作化而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發展總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足以救農民於貧窮破產境况的道路。

爲什麼正是經過農民群眾合作化呢？

因爲群眾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找到的一個能把私人利益、私人商業利益和國家對於這種利益的審查監督結合起來的標準，能使這種利益服從於公共利益的標準」。（列

專），這個標準是農民認為可以接受而且有利的。這個標準使無產階級能把農民基本群眾吸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因為農民利於經過合作制來銷售自己的商品並為自己的經濟供給機器，所以農民應當按群眾合作化道路走去，而且一定會按這條道路走去。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領導下實行農戶群眾合作化，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農民經濟離開必然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舊的資本主義的道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即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正因為如此，所以為使農民經濟按新道路發展而奮鬥，為吸收農民基本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奮鬥，是我們黨應當前任務。

因此，聯共（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是作得正確的，他在所通過的決議上說：

「農村裡的社會主義建設基本道路，就是在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國家信貸機關以及無產階級所掌握的其他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導作用日益加強的條件下，吸收農民基本群眾來參加合作社組織，並保證這個組織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同時利用、克服並排擠這個組織裡的資本主義分子」（見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工作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新反對派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不相信農民能按這條新道路去發展，看不見或不懂得這條道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其所以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因為它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能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

義。

由此也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把新經濟政策解釋為多半是退却。

由此也就誇大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分子底作用，並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各個槓桿（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底作用。

由此也就不懂得我們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而對列寧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持懷疑態度。

由此也就吹大農村中的分化，在富農面前張惶失措，輕視中農作用，企圖破壞黨關於保證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並一般就在黨底農村政策問題方面忽東忽西地亂撞。

由此也就不懂得黨為吸收千百萬工農群衆來參加工業和農業建設，參加振興合作社和蘇維埃，參加國家管理，參加反官僚主義鬥爭，參加力求改善改造我們國家機關而進行的那種代表着新的發展階段，並且是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所絕對必要的巨大工作。

由此也就感覺沒有希望，並因在我國建設中看見困難而茫然無主，懷疑我國工業化底可能，悲觀式地胡說黨在蜕化等等。

在他們那裡，在資產者們那裡，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裡，在無產者們這裡，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壞的；如果西方不能及時發生革命，那我們的事情就要倒台了，——這就是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而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派的論調，但不知

爲着什麼（大概爲着令人發笑）反對派竟把它冒充爲「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季諾維也夫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所有這些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其實，新經濟政策是黨容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而預期社會主義成份定會戰勝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其實，新經濟政策只是以退却而開始了的，但它是打算着在退却過程中實行重新佈置力量並舉行進攻的。其實，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很有成效，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維埃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可是，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說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這個提綱屬意思是怎樣呢？這個提綱是從什麼出發的呢？

它是從一種不正確的設想出發，就是以爲在我們這裡現時所發生的，是單純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是單純的資本主義「復歸」過程。正因爲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懷疑我國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正因爲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在富農面前張惶失措。正因爲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非常匆忙地抓住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謬說數目字。正因爲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特別善於忘記中農是我國農業裡的中心人物。正因爲反對派這樣設想，所以它輕視中農底比重，而懷疑列寧底合作制計劃。也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論證」新反對派那種不相信新的農村發展道路，不相信吸收農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觀點。

其實，現在我國所發生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主義發展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的矛盾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服資本主義成份的過程。這無論在有國家工業為社會主義基礎的城市中，無論在有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的群眾合作制為保證社會主義發展的基本環鈎的農村中，都是不容置辯的。

單純的資本主義恢復過程是不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為我國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大工業是握在無產階級手裡，運輸業和信貸業是由無產階級國家支配的。

分化決不能像先前那樣厲害，中農仍是農民的基本群眾，而富農則不能再有舊時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為我國土地已實行國有而禁止買賣，我國商業政策、信貸政策、賦稅政策以及合作社政策，又是以限制富農劍創趨勢，提高最廣大農民群眾幸福以及剷除農村兩極對立現象為目標的。我這不說，我們現在與富農的鬥爭，不僅是按着舊路線進行，即按着組織貧農去反對富農的路線進行，而且是按着新路綫進行，即按着鞏固無產階級和貧農兩者與中農群眾聯盟去反對富農的路綫進行的。反對派不該得按第二條路線去與富農作鬥爭的意思和意義，——這件事實就是再次證實反對派是落到舊的農村發展道路，落到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上去。在這條舊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日益磨滅」。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而且還援引列寧所著「糧食稅」一書，於是

它就不相信有可能利用合作制爲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環夠。反對派在這裡也犯了極粗鄙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在『糧食稅』寫就時，是充分而可令人滿意的，當時在我國還沒有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是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爲我國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的。可是，這種解釋現在已經不夠了，已被歷史所超過了，因爲從那時起，時間已經改變了，社會主義工業在我國已經發展了，國家資本主義沒有發育到當時所願意的那種程度，而合作制現在已包括有一千萬以上的社員，已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了。

難道不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在『糧食稅』發表以後兩年，即是在一九二三年，就用另外一種看法去觀察合作制，認爲『在我們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和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麼？（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難道不正是因爲在這兩年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而國家資本主義沒有發育到應有程度，所以列寧也就不是把合作制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而是把它拿來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觀察麼？

合作制底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於是對於合作制問題的看法也應有所改變。

例如，請看列寧所著『論合作制』小冊子（一九二三年）裡闡明這個問題的一段話：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爲合作企業，第

爛言論吧。

一是私人企業，第二是集體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因為它是建立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立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在這一個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的現存制度』並非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我們的制度』相配合着的合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我認為是很難比這說得更明白的了。

又請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發展，因此我們也就不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了根本變更」（同上）。

很明顯的，我們在『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中遇見對於合作制的新估計，而這種新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是新反對派力圖違反着事實，違反着明顯真理，違反着列寧主義而默然不提的。

本書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拿來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觀察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而拿來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觀察的合作制，却是另一回事。

可是決不能由此作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與「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中間有一條什麼深淵。這種結論當然是不正確的。例如只須從「糧食稅」中引證一段話，就可立刻看出「糧食稅」與「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請看這一段吧：

『由租讓企業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大生產形式。由小業主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這種過渡是比較複雜的，但它在成功時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把舊的關係，社會主義前的，甚至資本主義前的，即最頑強反抗一切「革新」辦法的那些關係底更深固根蒂拔除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一引證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寫「糧食稅」時，即在我們還沒有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時，就已認為合作制在成功時能變成爲反對「社會主義前的」關係，亦即反對資本主義關係的強大鬥爭工具。我認爲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就成了他所著「論合作制」小冊子底出發點。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就應得出如下的結論：新反對派不是按馬克思主義觀點，而是按形而上學觀點去觀察合作制問題的。新反對派不是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配合着，例如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着（一九二二年），或與社會主義工業配合着（一九二三年）的歷史現象，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之物」。

由此就有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的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工可能經過合作制去向社會主義發展，由此反對派就落到舊的道路去，落到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去。

新反對派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實際問題方面的文憑，大體上就是如此。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線——如果它有路線的話，——反對派底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相信態度和見難慌張心理，就是要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因為，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却，如果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本質是有疑問，如果富農幾乎萬能，合作制很少希望，中農作用日益降落，新的農村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幾乎是在蜕化，而西方革命又遠不如此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武庫裡究竟還剩下什麼呢？那末在對我國經濟裡的資本主義成份作鬥爭中，它究竟是希望於什麼呢？單靠一部「時代哲學」是不能跑去作戰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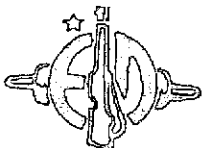
很明顯的，新反對派的武庫，即使一般可以稱為武庫，也是值不得羨慕的。這個武庫不是為着進行鬥爭，尤其不是為着勝利。

便明顯的，黨如果帶着這樣一個武庫跑去作戰，那它就會「一舉」而斷送自己的性命，——就會簡直只好向我國經濟裡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作得完全正確，它在決議中說道：「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奮鬥，乃是我們黨底基本任務」；解決這任務所必要的條件之一，就是「要堅決反對那種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專業的態度，反對那種企圖把我們『徹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思想；『這樣的思潮使群眾不能自覺地對待一般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社會主義工業，所以只能阻止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增長的過程，而幫助私人資本來和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鬥爭』；『因此，代表大會認爲必須進行廣泛教育工作去克服這種曲解列寧主義的觀點』（見『聯共（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波）中央工作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

聯共（波）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根本揭破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新反對派的不相信和疏遠態度，明白確切地指出了繼續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因而用確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堅強信念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37

70